
一、容闳与早期幼童留美

(一) 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

容闳：大学时代

予未入耶路大学时，经济问题既未解决，果何恃以求学乎？虽美国通例，学生之贫乏者，不难工作以得学费。然此亦言之非艰行之惟艰，身履其境，实有种种困难，而舍此更无良策。计予友在美国人中可恃以谋缓急者，惟勃朗及海门二君。勃朗即携予赴美者，海门则予在孟松学校时，尝受其教育者也。予既无术自解此厄，乃乞二人援手。彼等谓予：“孟松学校定制，固有学额资送大学，盖为勤学寒士而设。汝诚有意于此，不妨姑试之。第此权操诸校董，且愿受其资助者，须先具志愿书，毕业后愿充教士以传道，乃克享此利益”。予闻言爽然自失，不待思索，已知无补额希望，故亦决意不向该校请求。数日后，诸校董忽召予往面议资遣入学事。是殆勃朗与海门二君，未悟予意，已预为予先容矣。校董之言正与勃朗、海门同，谓毕业后归国传道则可，第具一志愿书存查耳。

此在校董一方面，固对予极抱热诚。而予之对于此等条件，则不轻诺。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以竟吾素志。若限于一业，则范围甚狭，有用之身，必致无用。且传道固佳，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以吾国幅员若是其辽阔，人苟具真正之宗教精神，何往而不利。然中国国民

信仰果何如者？在信力薄弱之人，其然诺将如春冰之遇旭日，不久消灭，谁能禁之。况志愿书一经签字，即动受拘束，将来虽有良好机会，可为中国谋利者，亦必形格势禁，坐视失之乎。余既有此意，以为始基宜慎，则对于校董诸人之盛意，宁抱歉衷，不得不婉辞谢之。嗣海门悉予意，深表同情。盖人类有应尽之天职，决不能以食贫故，遽变宗旨也。

人生际会，往往非所逆料。当予却孟松校董资助时，为一八五〇年之夏，勃朗方至南部探视其姊，顺道访乔治亚省萨伐那妇女会(The Ladies Association in Savannah, Ga.)之会员。谈次偶及予事，遂将得好消息以归。尤幸者，勃朗之归，适逢其会。设更晚者，则予或更作他图，不知成如何结果矣。渠对于予之意见，亦深以为然，因语余萨伐那妇女会会员，已允资助。此岂前此梦想所及者？遂束装东行，赴纽海文，迳趋耶路大学投考，居然不在孙山之外。盖予于入大学之预备，仅治拉丁文十五月，希拉文十二月，算术十阅月。于此短促之岁月中，复因孟松左近地方新造铁路，筑路之际学校不得不暂时停辍，而予之学业遂亦因以间断。同学之友，学程皆优于余。竟得入彀，事后追思，不知其所以然。余之入耶路大学，虽尚无不及格之学科，然在教室受课，辄觉预备工夫实为未足，以故备形困难。盖一方面须筹画经费，使无缺乏之虞；一方面又须致力所业，以冀不落人后也。尚忆在第一年级时，读书恒至夜半，日间亦无余晷为游戏运动。坐是体魄日就羸弱，曾因精力不支，请假赴东温若休息一星期，乃能继续求学焉。

至第二年级，有一事尤足困予，则微积学是也。予素视算术为畏途，于微积分尤甚。所习学科中，惟此一门，总觉有所捍格。虽日日习之，亦无丝毫裨益，每试常不及格。以如是成绩，颇惧受降级之惩戒，或被斥退。后竟得越过此难关，则赖有英文为助。美国大学制，每级分数班，每班有主任教员，专司此班中学生功课之分数。学生欲自知其分数多寡者，可问主任教员。予班之主任教员，曰白洛及

(Blodget), 乃教拉丁文者。予在二年级时, 自愧分数过少, 至不敢向教员探询, 私意或且降级。幸英文论说颇优, 第二第三两学期连获首奖, 故平均分数, 犹得以有余补不足。自经两次获奖, 校中师生异常器重, 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然余未敢略存自满心, 以予四学年中平均分数之少, 扪心惭汗。若因人之誉己而趾高气扬, 抑自欺之甚矣。

第二学年之末及第三学年, 学费渐充裕。以校中有二三年级学生约二十人, 结为一会, 共屋而居, 另倩一人之为司饮膳。予竭力经营, 获充是职。晨则为之购办蔬肴, 饭则为之供应左右, 后此二年中予之膳费, 盖皆取给于此。虽所获无多, 不无小补。萨伐那妇女会既助予以常年经费, 阿立芬公司亦有特捐相助。此外予更得一职, 为兄弟会管理书籍。兄弟会者, 校中两辩驳会之一也。会有一小藏书楼, 予以会员之资格, 得与是选, 博微资焉。

第四学年, 兄弟会中仍举予为司书人, 每岁酬予美金三十元。予既得此数项进款, 客囊乃觉稍裕, 不复以举债为生。若例以小村落中之牧师, 每年薪俸所入, 亦不过二三百金。彼且以赡养八口之家而无缺乏, 则予以个人而有此, 又有妇女会赠予以袜履等物, 更不必自耗囊金。于此犹云不足, 则亦过矣。

予于一八五四年毕业。同班中毕业者, 共九十八人。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 实自予始。以故美国人对予感情至佳。时校中中国学生, 绝无仅有, 易于令人注目。又因予尝任兄弟会藏书楼中司书之职二年, 故相识之人尤多。同校前后三级中之学生, 稔予者几过半。故余熟悉美国情形, 而于学界中交游尤广。予在校时, 名誉颇佳。于今思之, 亦无甚关系。浮云过眼, 不过博得一时虚荣耳。

予当修业期内, 中国之腐败情形, 时触予怀, 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 辄为之怏怏不乐, 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盖既受教育, 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 而道德之范围亦广, 遂觉此身负荷极重, 若在毫无知识时代, 转不之觉也。更念中国国民, 身受无限痛苦, 无

限压制。此痛苦与压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转毫无感觉，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也。故予尝谓知识益高者，痛苦亦多，而快乐益少。反之，愈无知识，则痛苦愈少，而快乐乃愈多。快乐与知识，殆天然成一反比例乎。

虽然，持此观念以论人生之苦乐，则其所见亦甚卑，惟怯懦者为之耳。此其人必不足以成伟大之事业，而趋于高尚之境域也。在予个人而论，尤不应存此悲观。何也，予既远涉重洋，身受文明之教育，且以辛勤刻苦，俾遂予求学之志，虽未能事事如愿以偿，然律以普通教育之资格，予固大可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矣。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日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此种观念，予无时不耿耿于心。盖当第四学年中尚未毕业时，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画大略于胸中矣。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溯自一八五四年予毕业之时，以至一八七二年中国有第一批留学生之派遣，则此志愿之成熟时也。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5章，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二）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经过

曾国藩、李鸿章：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
酌议章程折（附章程）

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1871年9月3日）

窃臣国藩上年在天津办理洋务，前任江苏巡抚丁日昌奉旨来津会办，屡与臣商榷，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且谓携带幼童赴外国者，如四品

銜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皆可胜任等语。臣国藩深韪其言，曾于上年九月、本年正月，两次附奏在案。臣鸿章复往返函商。窃谓自斌椿及志刚、孙家鼐两次奉命游历各国，于海外情形亦已窥其要领，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凡游学他邦得有长技者，归即延入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今中国欲仿效其意而精通其法，当此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图日强之至意。

查美国新立和约第七条，内载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人民一体优待；又美国可以在中国指准外国人居住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亦可在美国一体照办等语。本年春间，美国公使过天津时，臣鸿章面与商及，允候知照到日，即转致本国妥为照办。三月间，英国公使来津接见，亦以此事有无相讯。臣鸿章当以实告，意颇欣许，亦谓先赴美国学习，英国大书院极多，将来亦可派往。此固外国人所深愿，似与和好大局有益无损。臣等伏思外国所长既肯听人共习，志刚、孙家鼐又已导之先路，计由太平洋乘轮船径达美国，月余可至，尚非甚难之事。

或谓天津、上海、福州等处，已设局仿造轮船、枪炮、军火、京师设同文馆选满汉子弟延西人教授，又上海开广方言馆选文童肄业，似中国已有基绪，无须远涉重洋。不知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奋之基也；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西人学求实际，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奥窔，苟非偏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澈，而曲折无以自明。古人谓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又曰百闻不如一见，此物此志也。况诚得其法，归而触类引伸，视今日所为孜孜以求者不更扩充于无穷耶？

惟是试办之难有二：一曰选材，一曰筹费。盖聪颖子弟不可多

得,必其志趣远大,品质朴实,不牵于家累,不役于纷华者,方能远游异国,安心学习,则选材难。国家帑项岁有常额,增此派人出洋肄习之款,更须措办,则筹费又难。凡此二者,臣等亦深知其难,第以成山始于一篑,蓄艾期于三年,及今以图,庶他日继长增高,稍易为力。爰飭陈兰彬、容闳等悉心酌议,加以复核,拟派员在沪设局,访选沿海各省聪颖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在外国肄业,十五年后,按年分起,挨次回华。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岁上下,年力方强,正可及时报效。

闻前此闽粤宁波子弟亦时有赴洋学习者,但止图识粗浅洋文洋语,以便与洋人交易,为衣食计。此则入选之初,慎之又慎。至带赴外国,悉归委员管束,分门别类,务求学术精到,又有翻译教习,随时课以中国文义,俾识立身大节,可冀成有用之材。虽未必皆为伟器,而人才既众,当有瑰异者出乎其中,此拔十得五之说也。

至于通计费用,首尾二十年需银百二十万两,诚属巨款。然此款不必一时凑拨,分析计之,每年接济六万,尚不觉其过难。除初年盘川发给委员携带外,其余指有定款,按年豫拨,交与银号陆续汇寄,事亦易办。总之,图事之始,固不能予之甚吝而遽望之甚赍;况远适异国,储才备用,更不可以经费偶乏,浅尝中辍。

近年来设局制造,开馆教习,凡西人擅长之技,中国颇知究心;所需经费,均蒙谕旨准拨。亦以志在必成,虽难不惮,虽费不惜,日积月累,成效渐有可观,兹拟选带聪颖子弟赴外国肄业,事虽稍异,意实相同。谨将章程十二条,恭呈御览。合并仰恳天恩飭下江海关,于洋税项下按年指拨,勿使缺乏。恭候命下,臣等即飭设局挑选聪颖子弟妥慎办理。如有章程中未尽事宜,并请飭下总理衙门酌核更改,臣等亦可随时奏请更正。

附: 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

一, 商知美国公使,照会大伯尔士顿,将中国派员,每年选送幼童三十名至彼中书院肄业缘由,与之言明,其束脩膏火一切均中

国自备。并请俟学识明通，量材拨入军政船政两院肄习。至赴院规条，悉照美国向章办理。

一，上海设局经理挑选幼童、派送出洋等事，拟派大小委员三员，由通商大臣劄飭在于上海、宁波、福建、广东等处挑选聪慧幼童，年十三四岁至二十岁为止，曾经读中国书数年，其亲属情愿送往西国肄业者，即会同地方官取具亲属甘结，并开明年貌籍贯存案，携至上海公局考试。如姿性聪慧，并稍通中国文理者，即在公局暂住，听候齐集出洋；否即撤退，以节糜费。

一，选送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驻洋肄业。十五年后，每年回华三十名，由驻洋委员胪列各人所长，听候派用，分别奏赏顶戴、官阶、差事。此系官生，不准在外洋入籍逗留，及私自先回，遽谋别业。

一，赴洋幼童学习一年，如气性顽劣，或不服水土，将来难望成就，应由驻洋委员随时撤回。如访有金山地方华人年在十五岁内外，西学已有几分工夫者，应由驻洋委员随时募补，以收得人之效，临时斟酌办理。

一，赴洋学习幼童，入学之初，所习何书，所肄何业，应由驻洋委员列册登注，四月考验一次，年终注明等第，详载细册，咨送上海道转报。

一，驻洋派正副委员二员，每员每月薪水银四百五十两；翻译一员，每月薪水银二百五十两；教习二员，每员每月薪水银一百六十两。

一，每年驻洋公费银共约六百两，以备医药、信资、文册、纸笔各项杂用。

一，正副委员、翻译、教习来回川资，每员银七百五十两。

一，幼童来回川资及衣物等件，每名银七百九十两。

一，幼童驻洋束脩、膏火、房租、衣服、食用等项每名每年计银四百两。

一，每年驻洋委员将一年使费开单知照上海道转报。倘正款有余，仍涓滴归公，若正款实有不足之处，由委员随时知照上海道禀请补给。

一，每年驻洋薪水膏火等费约计库平银六万两，以二十年计之，约需库平银一百二十万两。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82；又见

《洋务运动》(二)，第 153—157 页。

曾国藩、李鸿章：奏遴派委员携带幼童

出洋肄业兼陈应办事宜折(节录)

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九日(1872年2月27日)

窃臣等拟选聪颖子弟前赴泰西各国肄业技艺，以培人材，业于十年七月初三日专折会奏在案。旋准总理衙门复奏，不分满汉子弟，择其质地端谨、文理优长、一律送往，每年所需薪水膏火，准于江海关洋税项下指拨等因，知照前来。

伏查挑选幼童出洋肄业，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所有携带幼童委员，联络中外，事体重大，拟之古人出使绝域，虽时地不同，而以数万里之遥，需之二十年之久，非坚忍耐劳，志趣卓越者，不足以膺是选。查有奏调来江之四品衔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夙抱伟志，以用世自命，挹其容貌则粥粥若无能，绝不矜才使气，与之讨论时事，皆能洞烛几微，盖有远略而具内心者。又运同衔江苏候补同知容闳，前在花旗居处最久，而志趣深远，不为习俗所囿，同治二年曾派令出洋购买机器，该员练习外洋风土人情，美国尤熟游之地，足以联外交而窥秘钥。以上二员，上次折内业经奏明，均堪胜任，相应请旨飭派陈兰彬为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常川驻扎美国，经理一切事宜。此时不敢遽请奖叙，将来办有成效，再由臣等从优酌保。至挑选幼童，应在上海先行设局，头批出洋后，即挑选次年之第二批，又挑选第三、第四年各批，与出洋之员呼吸

相通。查有盐运使銜分发候补知府刘翰清，渊雅纯笃，熟悉洋务，业经檄令总理沪局事宜。所有驻洋及在沪两局中外大小事件，由陈兰彬等互相商办，各专责成。兹将臣等前奏所未及者，酌拟应办事宜，开列清单，恭呈御览，仰恳飭下总理衙门核复施行。……

附 清 单

谨将挑选幼童及驻洋应办事宜，分条开列，恭呈御览。

一，挑选幼童不分满汉子弟，俱以年十二岁至二十岁为率，收录入局，由沪局委员查考中学、西学，分别教导，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

一，幼童选定后，取具年貌、籍贯暨亲属甘结，收局注册。在沪局肄习，以六个月为率，察看可以造就，方准资送出洋，仍由沪局造册报明通商大臣转咨总理衙门查考。至洋局课程，以四个月考验一次，年终分别等第报查。其成功则以十五年为率，中间艺成后，游历两年，以验所学，然后回至内地，听候总理衙门酌量器使，奏明委用。此系选定官生，不准半途而废，亦不准入籍外洋，学成后不准在华洋自谋别业。

一，出洋委员及驻沪办事，所有内外往来文件，应刊给关防，洋局之文曰“奏派选带幼童出洋肄业事宜关防”，沪局之文曰“总理幼童出洋肄业沪局事宜关防”，均经臣刊刻飭发，以资信守。

一，每年八月颁发时宪书，由江海关道转交税务司，递至洋局。恭逢三大节以及朔望等日，由驻洋之员率同在事各员以及诸幼童，望阙行礼，俾娴仪节而昭诚敬。

一，出洋办事，除正副二委员外，拟用翻译一员，教习一员。查有五品銜监生曾恒忠，究心算学，兼晓沿海各省土音，堪充翻译事宜；光禄寺典簿附监生叶源濬，文笔畅达，留心时务，堪充出洋教习

事宜。业由臣檄飭遵照,届时随同正副委员一并前往。

一, 每年需用经费, 查照奏定章程, 于江海关洋税项下指拨。洋局用款, 下年应用之项, 于上年六月前由上海道筹拨银两, 眼同税务司汇寄外洋, 交驻洋之员验收。其沪局用款, 即交沪局总办支销。惟原奏系二十年内共用一百二十万金, 约计每年须六万两, 而细加推算, 分年应用之款, 参差不齐, 不能适符六万之数。如首数年, 沪上设局, 幼童齐往, 用款较巨, 第四年竟至八万九千六百两; 末数年幼童已归, 用款较减, 第十九年仅需二万三千四百两; 此外各年递推, 亦皆多寡悬殊。兹由陈兰彬等核开清单, 某年应用银若干, 交江海关道署存照, 按年寄洋, 仍由该道分析造报, 以照核实。

《洋务运动》(二), 第 157—159 页。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 覆议选派委员携带幼童出洋肄业兼陈应办事宜折(节录)

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一日(1872年5月17日)

原任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奏遴派委员携带学生出洋肄业兼陈应办事宜一折, 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 军机大臣奉旨: “该衙门议奏, 单并发。”钦此。钦遵。由军机处钞交到臣衙门。

据原奏内称, 挑选学生出洋肄业, 固属中国创始之举, 所有携带学生委员, 非坚忍耐劳志趣卓越者不足以膺是选。查有奏调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运同衔江苏候补同知容闳等二员, 上次折内业经奏明, 均堪胜任, 应请飭派陈兰彬为正委员, 容闳为副委员, 常川驻扎美国, 经理一切事宜。至挑选学生, 应在上海设局, 分批出洋, 与出洋之员呼吸相通。查有运同衔分发候补知府刘翰清熟悉洋务, 檄令总理沪局事宜各等语。臣等查西人长技在于制器, 而其大要皆本于算法。现欲取彼所长, 辅我所短, 自非选材前往学习未易得其要领。所选学生, 年皆幼稚, 自须委员常川约束, 在沪挑选,

分批送往外洋,亦须有人经理,所有请派委员陈兰彬,容闳,刘翰清等分别常驻美国及在沪设局,互相商办各专责成,应如所议办理。惟查开列应办事宜清单第一条内开:“挑选学生以十二岁至二十岁为率”,第二条内开:“在洋肄业以十五年为率,中间艺成后游历两年,以验所学,然后回至内地”各等语。臣等查所选学生以十二岁计算,至十五年艺成后回至中国时已二十七八岁,若以二十岁计算,则肄业十五年回至中国将及三十六七岁,其家中父母难保必无事故。且年近二十,再行出洋肄业,未免时过后学,难望有成。应请酌定,自十二岁至十六岁为率,并剔除亲老丁单之学生,毋庸挑选外,其挑选出洋者,亦应随时考验所学,或有不及十五年而已有成效,及遇有事故者,准其报明,由该委员确实查核,酌准送回。且学生一百二十名之多,在洋十五年之久,亦难保无因病出缺等事,应如何办理之处,亦须议及。其挑选出洋各学生姓名、籍贯、三代履历,应飭该委员造具清册,申报该督等,转咨臣衙门存案,以备查核。又第四条内开:“恭逢三大节及朔望等日,由驻洋委员率同在事各员以及诸学生等,望阙行礼”等语,所议甚是。臣等并拟令在洋局恭设至圣先师神位,驻洋委员率同在事各员以及诸学生一体行礼。其余各条,应如所议办理。

《洋务运动》(二),第159—161页。

容闳:余之教育计划

予自得请于曾文正,于江南制造局内附设兵工学校。向所怀教育计划,可谓小试其锋。既略著成效,前者视为奢愿难偿者,遂跃跃欲试。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当日政界中重要人物,而与余志同道合者,又有老友丁日昌,丁为人有血性,好任事,凡所措施,皆勇往不缩。当丁升任江苏巡抚,予即谒之于苏州公署,语以所谓教育计划。丁大赞许,且甚注意此事,命予速具详细说帖,彼当上之文相国,请其代奏。文

祥满人，时方入相，权力极伟也。予闻丁言，惊喜交集，初不意苏州之行，效力如是，于是亟亟返沪，邀前助予译书之老友（南京人）倩其捉刀，将予之计划，撰为条陈四则，寄呈丁抚，由丁抚转寄北京。略谓：

一，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公司须为纯粹之华股，不许外人为股东。即公司中经理、职员，亦概用中国人。欲巩固公司之地位，并谋其营业之发达，拟请政府每年拨款若干以津贴之。其款可由上海镇江及其他各处运往北京之漕米项下，略抽拨数成充之。漕运旧例，皆运米而不解银；每年以平底船装运，由运河驶赴北京，故运河中专为运漕而设之船，不下数千艘。运河两岸之居民，大半皆借运漕为生。但因运法不善，遂致弊端百出。水程迢迢，舟行纡缓，沿途侵蚀，不知凡几。值天气炎热，且有生蛀之患。以故漕米抵京，不独量数不足，米亦朽败不可食。官厅旋亦知其弊，后乃有改用宁波船，由海运至天津，更由天津易平底船以运京。然宁波船之行驶亦甚缓，损失之数，与用平底船等。愚意若汽船公司成立，则平底船及宁波船皆可不用，将来漕米即迳以汽船装运。不独可免沿途之损失，即北方数百万人民仰糟米以为炊者，亦不至常食朽粮也。（此后招商局轮船，即师此法以运漕。）

二，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之。

三，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矿产既经开采，则必兼谋运输之便利。凡由内地各处以达通商口岸，不可不筑铁路以利

交通。故直接以提倡开采矿产，即间接以提倡铁路事业也。（按中国当时尚无良好矿师，足以自行开采。人民迷信风水之说，阻力多端。予之此策，第姑列之，使政府知中国实有无穷厚利，不须患贫。且以表示予之计划远大，冀政府能信任预言也。）

四，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盖今日外人势力之放恣，已渐有入中国越俎代谋之象。苟留心一察天主教情形，即可知予言之非谬。彼天主教士在中国势力，已不仅限于宗教范围，其对于奉教之中国人，几有管辖全权。教徒遇有民刑诉讼事件，竟由教会自由裁判，不经中国法庭讯理。是我自有之主权，已于法律上夺去一部分也。是实不正当手段，若不急谋防范，则涓涓不塞，将成江河，故政府当设法禁止。以后无论何国教会，除关于宗教者外，皆不得有权以管理奉教之中国人。

此条陈之第一、三、四，特假以为陪衬；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条。予友谓予，官厅批答公事，例有准驳。吾与以可驳者，而欲得者乃批准矣。且目的所在，列之第二，乃不显有偏重之意也。此条陈上后两阅月，丁抚自苏驰函告予，谓文相国丁内艰。盖中国礼制，凡现任职官，遭父母之丧，谓之“丁艰”。丁艰必退职，居丧三年，不得与闻政事。予得此消息，心意都灰，盖至此而元龙湖海豪气全除矣。抑蹇运之来，天若不厌其酷者。得第二次恶耗。希望几绝。盖文祥居丧不三月，亦相继为古人矣。予目的怀之十年，不得一试。才见萌蘖，遽遇严霜，亦安能无快快哉。失望久之，烬余复热。自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〇年，此三年中，无日不悬悬然不得要领。偶因公事谒丁抚，必强聒不已，并恳其常向曾督言此，以免日久淡忘。办事必俟机会，机会苟至，中流自在，否则枉费推移。余非不知此，然时机者，要亦人力所造也。

已而天津人民忽有仇教举动，惨杀多数法国男女僧侣，其结果使中国国家蒙极大之不幸。予乃因此不幸之结果，而引为实行教育计划之机会，洵匪夷所思。然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借西方文

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是因仇教之恶果,而转得维新之善因,在中国国家未始非塞翁失马,因祸得福也。

天津仇教事,发生于一八七〇年春间。所以演成此惨剧者,则以北方人民,类皆强悍而无识,迷信而顽固,遂因误会以酿成极大之暴动。先是天津有恶俗,贫民无力养其子女者,恒弃之道旁,或沉溺河中。天主教僧侣,悯其无辜,乃专事收育此等弃儿,养之医院,授以教育,稍长则令其执役于教会之中。此实有益之慈善事业,顾蚩蚩者氓,误会其意,造为无稽之说,谓教会中人取此弃儿,藏之医院及教堂中,将其双目挖去,以配药剂,或则作为祭祀之供献品。此等荒唐可哂之谣言,恰合于天津愚民之心理,故一时谣传极广。因市虎之讹,竟激起人心之愤。久之又久,祸机乃不可遏,遂不恤孤注一掷,取快一朝,虽铸错而不悔也。计是役焚毁天主教医院及教堂各一所,杀毙教中法国男女僧侣无数。

此暴动发生之际,崇厚适为直隶总督。此人前曾任俄国公使,今甫督直而即值此暴动,可谓大不幸。盖中国律例,凡地方有变故者,长官须负其责,故崇厚遂因此革职,发配边远地方充军。迨后中国政府,允以巨款赔偿被害人之家族,并建还所焚毁之医院、教堂,更以政府名义发正式公函,向法国道歉,事乃得寝。幸尔时普法战争未已,法政府在恐慌中,故未遑以全力对付中国。否则必且借题发挥,肆意诛求,以饜其贪饕,交涉恐未易就范。但此次虽无难堪之要素,然后来中国属地安南东京之一片土,卒因是不我属矣。

中国政府当日曾派大臣四人调停,四人为曾文正、丁日昌、毛昶熙、其一人刘姓忘其名。是时捻匪渐平,尚未肃清。李文忠身在戍行,未与闻斯役。丁奉派后,电招予为译员。电至略晚,不及与同行,予乃兼程赴津。抵津后,尚得与闻末后数次之谈判。此交涉了结后,钦派之诸大臣,留天津未即散。而予乃乘此时会,十余年

梦想所期者，得告成功焉。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6章，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容闳：经理留学事务所

钦派四大臣中，曾文正实为领袖。当诸人未散时，予乃乘机进言于丁抚，请其向曾督重提教育事，并商诸其他二人。予知丁于三年前已向曾督及此，故曾当已略知此中梗概，丁又素表同情于予，得此二公力助，余二人当无不赞成矣。一夕，丁抚归甚晚，予已寝。丁就予室，呼予起，谓此事已得曾公同意，将四人联衔入奏，请政府采择君所条陈而实行之。予闻此消息，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两日后，奏折拜发，文正领衔，余三人皆署名，由驿站加紧快骑，飞递入京，此时曾督及余人皆尚在津沽也。丁抚旋荐陈兰彬于予，谓将来可副予为中国留学生监督。陈乃中国翰林，在刑部任主事垂二十年。丁抚之荐陈，盖有深意。尝谓余：“君所主张，与中国旧学说显然反对。时政府又甚守旧，以个人身当其冲，恐不足以抵抗反动力，或竟事败于垂成。故欲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也。予闻丁抚此议，极佩其思虑周密。丁抚旋发函召陈，数日后，津中有为曾、丁诸公祖饯者，予及陈兰彬均在座，丁抚遂为余等介绍，予之与陈，素未识面，今则将为共事之人矣。陈居刑部二十年，久屈于主事末秩，不得升迁，以故颇侘傺不自得，甚愿离去北京。居京除刑曹外，亦未任他事，故于世途之经验甚浅。其为人持躬谦抑，平易近人，品行亦端正无邪；所惜者胆怯而乏责任心耳。即一羽之轻，陈君视之，不啻泰山，不敢谓吾力足以举之。

一八七〇年冬，曾文正办天津教案事毕，回任两江。抵南京后，奉到前所上封奏硃批，着照所请。曾督即驰书召予，商此事之进行。至此予之教育计划，方成为确有之事实，将于中国二千年后

史中，特开新纪元矣。既抵南京，所商定者凡四事：曰派遣出洋学生之额数；曰设立预备学校；曰筹定此项留学经费；曰酌定出洋留学年限。有种种应办事宜，势不能无办事机关，于是乃有事务所之组织，酌设监督二人，汉文教习二人、翻译一人。监督即陈兰彬及予任之。二人之责任，亦复划清权限。陈君专司监视学生留美时汉文有无进步，予则监视学生之各种科学，并为学生预备寄宿舍等事。至关于经费之出纳，则由予二人共主之。此外所聘汉文教员二人，一名叶绪东，一名容云甫（译音），翻译则为曾兰生。此当日留学事务所组织情形也。

既稍有头绪，乃议派送之学额并招考章程。旋决定学生人数，照予前次所拟，暂定为百二十人；分四批，每批三十人，按年分送出洋。学生年龄，定为十二岁以上，十五岁以下，须身家清白，有殷实保证，体质经医士检验，方为合格。考试科目为汉文之写读；其曾入学校已习英文者，则并须试验其英文。应考及格后，当先入预备学校，肄习中西文字，至少一年，方可派赴美国留学。当未出洋之先，学生之父兄须签名于志愿书，书中载明自愿听其子弟出洋留学十五年（自抵美入学之日起，至学成止）；十五年中如有疾病死亡及意外灾害，政府皆不负责。至于学生留学经费及出洋之服装等，皆由政府出资供给。每批学生放洋时，并派一汉文教习随同偕往，此规定学额及招考章程之大略也。

予与曾督筹议甚久。议定后乃返上海，为第一步之进行。先于上海设立一预备学校，此校至少须能容学生三十人；因必有此数，方能足第一批派送之定额也。时有久居曾督幕府之刘开成者，奉派为该校校长。刘在曾督幕府，专司奏稿，为曾督第一信任之人，故任以此职。予接见刘君，觉其人实予良好之臂助，即平常相处，亦可称为益友，对于予之教育计划，尤抱热心。后此四批学生，预备期满，陆续派送，皆由刘君一手料量，始终其事焉。

当一八七一年之夏，予因所招学生未滿第一批定额，乃亲赴香

港，于英政府所设学校中，遴选少年聪颖而于中西文略有根柢者数人，以足其数。时中国尚无报纸以传播新闻，北方人民多未知中政府有此教育计划，故预备学校招考时，北人应者极少。来者皆粤人，粤人中又多半为香山籍。百二十名官费生中，南人十居八九，职是故也。

一八七一年冬间，曾文正公薨于南京，寿七十有一。曾之逝世，国家不啻坏其栋梁，无论若何，无此损失巨也。时预备学校开学才数月，设天假以年，使文正更增一龄者，则第一批学生已出洋，犹得见其手植桃李，欣欣向荣。惜夫世之创大业者，造化往往不锡以永年，使得亲见手创事业之收效。此种缺憾，自古如斯。然创业之人，既播其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此种子之孳生繁殖，固已绵绵不绝。故文正种因虽未获亲睹其结果，而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今日莘莘学子，得受文明教育，当知是文正之遗泽，勿忘所自来矣。文正一生之政绩、忠心、人格，皆远过于侪辈，殆如埃浮立司脱(Everest)高峰，独耸于喜马拉雅耶诸峰之上，令人望而生景仰之思。予闻文正临危时，犹念念不忘教育事业，深望继己之李文忠，有以竟其未竟之志云。

李文忠虽为曾文正所荐举以自代之人，顾其性情品格，与文正迥不相侔。其为人感情用事，喜怒无常，行事好变迁，无一定宗旨。而生平大病，尤在好闻人之誉己。其外貌似甚卤莽，实则胸中城府甚深。政治之才，固远不迨文正；即其人之忠诚与人格，亦有不可同日而语者。设有燃犀史笔传之，则其一生行为，如探海灯烛物，秋毫无遁形矣。（铁樵谨按：文忠事迹俱在，功罪自有定评，不必因此数言，遂累盛德。昔眉山、伊川意见不合，遂以君子而互相水火。是容先生此语，亦未必便为失言。此书悉照原本意思，不敢稍有出入，致失真相，阅者鉴之。）

一八七二年夏季之末，第一批学生三十人，渡太平洋而赴美国。予先期行，抵美后，即乘火车过华盛顿而至纽约，再由纽约赴

斯不林非尔,将于此预先布置学生住宿诸事。盖予与彼等,约于此处期会也。当由纽约赴斯不林非尔时,道经纽海纹,遇海德列先生(Prof James Hadley)。海闻予任此重职,复来美国,班荆道故,不胜欢欣。予告以一人先至之故,海君嘱予往谒康纳特克省之教育司,谓渠当能代予筹划。予如言谒教育司拿德鲁布(Northrop)君,告以来意,请其指示。拿谓当将学生分处于新英国省之各人家,每家二三人,但须相去不远,庶便于监视。俟将来学生程度已能入校直接听讲时,乃更为区处。予如其教,即至斯不林非尔觅一适宜之所,以为办事处。盖斯不林非尔地处新英国省中心点,居此易于分配学生,使各去予不远也。况予于一八五四年所识之好友麦克林夫妇(Dr and Mrs. A. S. Mc Olean)亦居此,公余之暇,得常与良友把晤,亦人生乐事。后因从教育司拿德鲁布及他友之言,乃迁居于哈特福德地方,其地即康纳特克之省城。此后二年,办事处皆在哈特福德之森孟纳街(Sumner Street)。予虽迁居哈特福德,顾未愒置斯不林非尔,仍以其处为分派学生之中心点。后之学生来美者,皆先至斯不林非尔,然后再分派各处,直至一八七五年乃已。

一八七四年,李文忠从留学生事务所之请,命予于哈特福德之克林街(Collins Street)监造一坚固壮丽之屋,以为中国留学事务所永久办公之地。次年春正月,予即迁入此新居。有楼三层,极其宏敞,可容监督、教员及学生七十五人同居。屋中有一大课堂,专备教授汉文之用。此外则有餐室一、厨室一、及学生之卧室、浴室等。予之请于中国政府,出资造此坚固之屋以为办公地点,初非为徒壮观瞻,盖欲使留学事务所在美国根深蒂固,以冀将来中国政府不易变计以取消此事,此则区区之过虑也。而讫知后来之事,乃有与予意背道而驰者。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7章,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祁兆熙^①：《游美洲日记》^②（节录）

三十日己巳。晴，礼拜日。七点起。早膳后，外国先生接踵到寓，来受诸生。容帮办、兰生接待之。先生男女皆有。容君叮嘱毕，传所派二生谒见，遂从往，衣箱随之，皆乘马车。余奔走其间，训勉之余，不觉有黯然之情。周万鹏与徐之煊同学去时有泪下。朱锡绶与曹茂祥同馆，彼师亦女子也，见二生喜。其亲爱之情，旁观者亦鉴貌得之。

派毕，余寄行李于曾家。六点时与孙云江、三弟出寓，由马车换火车赴哈富公馆。计程廿六“麦”，一点钟到。邝容阶后至，因访侄稽迟也。容帮办偕来。是晚得饱中国饭，不久见矣。

余与三弟住楼上，孙云江住三层楼上。洋房上下廿余间，租金岁一千七百两。楼下客位一间、书室一间。书满六架，凡学堂书尽备。诸生能由此参考，一生用不尽也。并有《汉书》几种及唐诗、官板《三国志》、《胡文忠公集》。对面两间，诸生读书之处。顶上一层，孔子神位。幕友与局主，房于第二层。

是晚，容元圃惠余各种外酒尝之。凡在馆人，通食均费。房舍亦分派，无公司开销。幸酬酢希，不然不给矣。三十圆一呢夹袍褂。不半圆不得剃头。米十二两洋二角五分。洗衣一件洋一角。货无一不贵，所贱者本产药材，华人不合用。后闲谈至十点卧。

十月大初一庚午礼一，晴。晨起，清理公司帐。各人物件查清，帐簿上每号内何人寄何物，分签注明。黄开甲与石锦堂在旁，且谈且写，有晤对之乐。约二点钟缮就，面交容元圃，按人分派。缘有在馆读书，一时不能遍付也。

① 祁兆熙（？—1891）上海人。早年曾习法文、英文。1874年第三批幼童出洋赴美留学，即由他护送。《游美洲日记》详细记录了旅途情形及幼童在美的学习生活。文中“三十日己巳”，是指清同治十三年九月三十日（1874.11.8），下面日期类推。

② 引自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1辑第1册，第235—239页。岳麓书社1985年5月版。

午后,同开甲游行,抵哑子书院。院内有生二百二十五名。其法以廿六个字母画成手法,以手指伸缩像字,迤邐而来,捏成字句,犹以手代言也。开甲能读其书,暇时以手势对谈,曲传其意。外有石像,西人,前之创始者。

行至山上,有一大池,四面方石,水积于内。人或污之,司者议罚之。下有机关铜管,通联屋内,机旋水到。房屋楼上面盆之旁,必有指大铜条二根,其一热水,梗置炉旁故也。又观铁桥,桥下火车出入。晚回寓。

初二日辛未晴,礼二。早膳牛乳、鸡蛋、馒头,好甚。出至黄开甲塾中,又至石锦堂塾中,又至曹天福塾中,晤第一、第二批生八人,均在哈富地也。回寓,容阶与余同至容帮办处交兑银帐,系伊一人经理也。曾兰生来订余馆其家,可遍观四浚林飞而地。于是将所带茶叶分送局中诸友。四点半同乘马车及火车,五点后即到,在伊家晚饭,论及洋务云云,并将第三批塾地开具于后。计开:

朱锡授、曹茂祥住信司白尔野书馆,从阿尔福学习。

沈嘉树、康赓龄住士得勒佛书馆,从艾墨生学习。

宦维诚、程大业住希白能书馆,从颇司特学习。

祁祖彝、朱宝奎住叟亥得聂夫阿尔司书馆,从慕阿学习。

邝贤传、邝景扬住意司特亥母登书馆,从弥那学习。

曹嘉祥、杨兆南住惠特列书馆,从聂夜恩学习。

曹嘉爵、卢祖华住那夫爱墨司特书馆,从克那格学习。

唐致尧、林沛泉住葛令非尔书馆,从克拉克学习。

梁如浩、唐绍仪住四北岭非尔书馆,从格阿登学习。

容耀垣、周长龄住未士特问司叠特书馆,从费列白司学习。

黄季良、杨昌龄住稳拉司得书馆,从课尔司学习。

袁长坤、周万鹏住火里约克书馆,从克格温学习。

吴敬荣、孙广明住利意书馆，从亥特学习。

薛有福、徐之煊住四北岭非尔书馆，从弥那学习。

徐振鹏、郑廷襄住亥得列书馆，从柏阿司过学习。

初三日壬申晴，礼三。早膳有粥，久不见矣。乘马车同至第二批生塾师处，至曾天禄塾师处。又至一大学堂，生徒二百二十五人，各师分班教习，房屋四层，银一万八千两，为美国主国家义塾。男女分班坐，男左女右，人各一几，不准言语。至一书馆，藏西书各种。要观书，岁出公费洋一圆。往观书，台椅俱全。亦可借归，有司之者注名于簿，按期调换。又至大街游，五点后返。

是晚，曾兰生邀近地西友饮茶。七点时接踵来，老幼男女七十五人，厚意殷勤。遍看所照诸同人像。余赠之笔一枝、墨一块、书笺五张、名片一纸。内有一人为枪局总管、一为兵头、一为现任尚书之弟，人皆和雅，欲余同游各处胜景及美国京师。询何日旋里，余曰：“时适隆冬，贵地雪大，深恐路阻，已订明日至哈富公馆启行矣！”皆有依依不舍之情，望余明年再至。周旋其间，应对不给。座中有为兵头者名蒿，订明晚六点钟往其家饮茶。是晚，兰生弹洋琴，伊令媛作西曲以和之，鸣掌为乐。

初四日癸酉 礼四。六点半起，八点钟同兰生乘马车，换火车至祖彝塾师家，路十五“麦”。祖彝与朱宝奎有喜色。师家有苹果树，连日畅吃苹果。其家在山上，屋上下八间。家凡四人，女师姊妹二人，老母年近六旬左右。无邻房，后即园林也，依山傍水，大有秀气。祖彝与宝奎谓我曰：“自到馆，目见不满二十人。”余曰：“读书之处，得此清静琅嬛也。”方到之日，女师为理衣箱，派书几，有大抽屉。二人同一大榻，被褥全备。夜俟其睡，熄灯。余见其师将二人所用洋布手巾缝边，嘱二人取苹果馈余与兰生。取携能应对。现即将日用起居，随时随地教一句，写一句。其读书之时，亦九点起，四点止。西人有皇家义塾，男女识字。即大学堂中，大半女师。因女子在家心静，学问且多胜于男子。

温秉忠：最先留美同学录^①

同、光之交，清廷遣派出洋肄业学生百二十人，分四批放洋^②，是为我国学生留美之始，秉忠与焉，距今已五十稔矣！感世事之沧桑，慨年华之易逝，环顾同学百二十人中，生存者不及半数。同学少年多不贱，而于曩昔同学，虽欲知其所在，然以勤于国事，无暇及此。

秉忠滥竽税校，职务较闲，从事调查，列成四表，分而赠之，俾生存者手披一册，得以互通声气；而物化者，其子若孙亦可借联世谊。此同学录之编所由来也。至于搜寻奏折及章程使知其原起者，税务督办蔡公耀堂之力也。

民国十三年九月温秉忠序于京师税务专门学校。

第一批留美肄业学生三十名

（同治十一年七月初九日由沪赴美）

姓 名	字 别	当 年 时 龄	籍 贯	附 注
蔡绍基	述堂	十三	广东香山县	天津
钟文耀	紫垣	十三	广东香山县	上海
吴仰曾	述三	十二	广东四会县	天津
罗国瑞	岳生	十二	广东博罗县	上海

① 温秉忠字荅臣，广东新宁县人，同治十二年（1873）随第二批幼童赴美留学，时年十二岁。

② 四批留美肄业学生名单，见拉发格（Thomas E. La Fargue）：《中国幼童留美史》（China's First Hundred 1944）附《中国遣送留美学生名表》（A List of the Students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载四批学生中文名单；罗香林：《容闳与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启发》（新亚学报第2期，1956年），详列四批学生的中、英文姓名及籍贯、赴美时年岁与所习学科。容尚谦著、李喜所译《中国近代早期留美学生小传》（《南开史学》1984年第1期）。

姓 名	字 别	当 年 时 龄	籍 贯	附 注
欧阳庚	少白	十四	广东香山县	智利国
容尚谦	辉珊	十岁	广东香山县	上海
黄仲良	赞廷	十五	广东番禺县	天津
邝荣光	镜河	十岁	广东台山县	天津
蔡锦章	云松	十四	广东香山县	汉口
张康仁		十三	广东香山县	美洲旧金山
梁敦彦	崧生	十五	广东顺德县	故
牛尚周	文卿	十一	江苏嘉定县	故
潘铭钟		十岁	广东南海县	故
刘家照	月初	十二	广东香山县	故
詹天佑	眷诚	十二	安徽婺源县	故
黄锡宝		十三	福建同安县	故
黄开甲	子元	十三	广东镇平县	故
何廷梁	柱臣	十三	广东顺德县	故
陈钜镛		十三	广东新会县	故
曹吉福	俊德	十三	江苏川沙厅	故
谭耀勋	慕陶	十三	广东香山县	故
程大器	汝瑚	十四	广东香山县	故
陆永泉	盈科	十四	广东香山县	故
石锦堂		十四	山东济宁州	故
邓士聪	达庐	十四	广东香山县	故
陈荣贵	辅朝	十四	广东新会县	故
钟进成	勉之	十四	广东香山县	故
钱文魁		十四	江苏上海县	故
史锦镛	瑞臣	十五	广东香山县	故
曾笃恭	子安	十六	广东海阳县	故

第二批留美肄业学生三十名

(同治十二年五月十八日选取)

姓 名	字 别	当 年 时 龄	籍 贯	附 注
蔡廷干	耀堂	十三	广东香山县	北京
吴应科	盈之	十四	广东四会县	北京
吴仲贤	伟卿	十四	广东四会县	烟台
容 揆	赞如	十四	广东新会县	美洲华盛顿
苏锐钊	剑侯	十四	广东南海县	上海
温秉忠	荅臣	十二	广东台山县	上海①
丁崇吉	艦仙	十四	浙江定海厅	上海
陆锡贵	显臣	十三	江苏上海县	上海
梁金荣		十四	广东香山县	南昌
李恩富	少弼	十三	广东香山县	纽约埠
黄有章		十三	广东香山县	香山
方伯梁	柱臣	十三	广东开平县	汉口
张祥和		十一	江苏吴县	故
陈乾生		十四	浙江鄞县	故
王凤喈	仪廷	十四	浙江慈溪县	故
曾 溥	子穆		广东海阳县	故
容尚勤	临佑		广东香山县	故
李桂攀	步云	十四	广东香山县	故
唐国安	介臣	十四	广东香山县	故
宋文颺	叔仪	十三	广东香山县	故
张有恭		十二	广东香山县	故
邓桂庭		十三	广东香山县	故

① 温秉忠籍贯应为新宁县。——编者注

姓 名	字别	当年 时龄	籍 贯	附 注
唐元湛	露园	十三	广东香山县	故
陈佩瑚	碧珊	十一	广东南海县	故
邝景垣		十三	广东南海县	故
邝咏钟		十三	广东南海县	故
梁普时	子丰	十一	广东番禺县	故
梁普照	子临	十三	广东番禺县	故
卓仁志		十二	广东香山县	故
王良登	辅臣	十三	浙江省镇海厅	故

第三批留美肄业学生三十名

(同治十三年八月初十日选取)

姓 名	字别	当年 时龄	籍 贯	附 注
唐绍仪	少川	十二	广东香山县	上海
梁如浩	孟亭	十二	广东香山县	天津
周长龄	寿臣	十四	广东新安县	香港
邝景扬	星池	十二	广东南海县	天津
朱宝奎	子文	十二	江苏阳湖县	上海
容耀垣	星桥	十岁	广东香山县	香港
曹家祥	希麟	十一	广东顺德县	北京
吴敬荣	苾臣	十一	安徽休宁县	北京
周万鹏	翼云	十一	江苏宝山县	上海
卢祖华	怡堂	十一	广东新会县	上海
林沛泉	雨亭	十二	广东番禺县	上海
徐振鹏	季程	十一	广东香山县	北京
唐致尧		十三	广东香山县	上海
程大业		十三	安徽黟县	买卖城

姓 名	字别	当年 时龄	籍 贯	附 注
薛有福		十二	福建漳浦县	故
徐芝煊		十二	广东新会县	故
曹家爵		十二	广东顺德县	故
曹茂祥		十岁	江苏上海县	故
朱锡绶		十岁	江苏上海县	故
宦维城		十岁	江苏丹徒县	故
袁长坤	静生	十二	浙江上虞县	故
祁祖彝	听轩	十二	江苏上海县	故
康赓龄		十二	江苏上海县	故
邝贤俦	吕才	十二	广东南海县	故
杨兆南		十三	广东南海县	故
黄季良	佐廷	十三	广东番禺县	故
杨昌龄	寿南	十二	广东顺德县	故
郑廷襄	兰生	十三	广东香山县	故
孙广明	新甫	十四	浙江钱塘县	故

○○○①

第四批留美肄业学生三十名

(光绪元年九月十六日选取)

姓 名	字别	当年 时龄	籍 贯	附 注
刘玉麟	宝森②	十三	广东香山县	澳门
邝国光	观廷	十三	广东台山县	上海

① 第三批表中现只二十九人，缺一。因此书抄录年久，现不能肯定是原缺，抑是漏抄。据钱实甫先生在《清季新设职官年表·人名录》中介绍，曾任清廷出使美、西、秘、墨、德诸国大臣的梁诚（字震东，广东番禺人）也是留美学生（见该书 86 页）；但在《同学录》中缺其名。因此，所缺一人有可能即是梁诚。（编者注：应为沈家树，江苏宝山县人，当时年龄为十一岁。）

② 钱实甫先生《清季新设职官年表·人名录》作“字葆林”（见该书 90 页）。

姓 名	字别	当年龄	籍贯	附 注
邝炳光	元亮	十三	广东台山县	北京
黄耀昌	文南	十三	广东香山县	上海
吴焕荣	维青	十三	江苏武进县	上海
周传谏	正卿	十一	江苏嘉定县	上海
潘斯炽	剑云	十一	广东南海县	北京
陆德章	厚庵	十三	江苏川沙厅	上海
陶廷庚	协华	十二	广东南海县	上海
吴其藻	敏齐	十二	广东香山县	上海
林联盛	仪廷	十四	广东南海县	牛庄
谭耀芳		十岁	广东香山县	故
盛文扬		十二	广东香山县	故
陈绍昌		十三	广东香山县	故
唐荣浩	芝田	十三	广东香山县	故
唐荣俊	杰臣	十四	广东香山县	故
梁鳌登	秀山	十一	广东南海县	故
陈福增		十四	广东南海县	故
林联辉	丽棠	十五	广东南海县	故
陈金揆		十二	江苏宝山县	故
金大廷	巨卿	十三	江苏宝山县	故
沈德耀	祖勋	十四	浙江慈溪县	故
沈德辉	祖荫	十二	浙江慈溪县	故
沈寿昌		十一	江苏嘉定县	故
李汝金	润田	十一	江苏华亭县	故
王仁彬		十二	江苏吴县	故
冯炳忠	序东	十二	广东鹤山县	故
梁丕旭	镇东	十二	广东番禺县	故
周传谔		十三	江苏嘉定县	故
黄祖莲		十三	安徽怀远县	故

蔡廷幹跋

阅吾学长温苾臣所编之同学录,不禁怅触于中也!回忆当年,其始在沪,其继留美,同学十稔,荏苒至今,已五十余载矣。

当光绪初年由美返国时,士大夫识见未开,对于吾侪不无意存轻藐,甚且出于疑忌。独李文忠、刘公芾林、周公玉山二三有远识者,稍加颜色。迨其后,张文襄、袁项城、端午帅诸先达,荐拔吾侪,不遗余力,视李文忠诸公有加。以故数十年间,吾同学之登仕版者,文武两途,类多通显。

由今思昔,吾同学中有姿质柔弱而至今犹存者,有体魄坚强而至今反丙故者,此气禀之难言也。有天资聪颖而不耐劳苦者,有勤能卓著而不事文墨者,此赋性之各殊也。又有家籍丰厚而习于晏安不克上进者,有家本寒素而勤于学问卒能上达者,此境遇之不同也。凡兹寿夭穷通,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现百二十人中,存者仅四十余耳。同学少年虽多不贱,然人生富贵等若浮云,则同学录之编,亦作雪泥鸿爪观可也。

民国十三年岁次甲子仲秋

蔡廷幹谨跋

竺柏松辑:温秉忠《最先留美同学录》,《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3期(总第46号),第11—19页。

(三) 留美幼童的学习和生活

温秉忠:一个留美幼童的回忆^①

1870年(同治九年)天津教案发生,许多外国教士被杀,中国官员在处理这项教案时,最大的困扰是难觅训练有素的翻译,为政府服务。因此有时不得不依靠洋员,而在与外国领事之谈判过程

^① 该文系作者于1923年12月23日给北京税务专门学校D班同学所作的讲辞。

中,徒增许多困难。

当时,中国大员听说一位广东青年新自美国耶鲁大学毕业返抵上海,此位青年即容闳先生。他原是广东香山县之村童,因为天资聪慧伶俐,引起一位美籍传教士^①之注意,后来带其赴美求学。

在贫困的经济情形下,由于坚毅的斗志,使他由小学直到耶鲁大学毕业。在他初入社会后,深感大学教育对他自己的裨益,而立一愿望,即游说中国政府派遣学生赴美接受西式教育,再回国替政府服务,使中国得跻身于与外国平等之地位。

当容闳得到李鸿章的派令,立刻北上天津,参与处理教案之工作,结果使中外有关方面咸称满意。

李对容极为赏识,他询问容闳有何要求,容乘机将留学计划提出。他说派官费学生出国,由于学生接受西方教育之知识及经验,增进与外国人民之接触,将有助于中国在外交、商务及工业上之发展。

对容闳之壮志及热心,总督甚为感动,答应予以奥援,力为后盾,然而事与愿违。李鸿章身为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总揽大权,但对首倡幼童出洋之事,犹豫不决,且存戒心。因为毕竟此一计划在保守的中国是太激进了。因此,他联络两江总督曾国藩及江苏巡抚丁日昌,会奏朝廷^②,最后终于得到清廷之批准。

容闳被任命为“委员”,而陈兰彬^③也是“同委员”(Co-Associate

① 勃朗 (Samuel Robbin Brown 1810—1880), 为首任“玛礼逊学校”校长, 于1847年携容闳等三人赴美。

② 一般来说,是容闳先向曾国藩建议,由曾领衔会奏的,详情见高宗鲁译:《中国幼童留美史》,香港“文艺书屋”1980年出版。

③ 陈兰彬字荔秋,广东吴川人,咸丰三年(1853年)癸丑进士——选庶常。太平天国乱起,在高州主办团练,同治九年(1870年)入曾国藩幕府,经丁日昌推荐以四品衔刑部候补主事,出任“幼童出洋肄业局”委员,容闳副之。光绪四年(1878年)陈兰彬、容闳分别出任首任驻美、日(西)、秘三国“公使”及“副公使”。陈系科举出身,代表中国正统官僚集团,性近保守,不懂英文,与“美化”的容闳自势成水火,遂有1881年(光绪七年)幼童奉召退学返华之憾事发生。

光绪八年(1882年),陈任左副都御史。同年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光绪十年(1884年)退出总署,并辞去左副都御史。陈著有《使美记略》、《华工条覆》及《华工呈词》三书,编纂有《高州府志》、《吴川县志》等书。

Commissioner), 两人同时负责留美幼童事宜。容闳原订计划是连续四年, 每年派三十名幼童。1870年(同治九年)在上海设立预备学校, 招收学生学习中、英文, 每半年举行考试, 合格者送往美国留学。

当时学校生活无需细述, 可以说孩子总是孩子, 当日情形与今无异。唯一是当时他们没有网球、足球及篮球, 也没有这么多假日。那时只有中国阴历年、五月端午节及八月中秋节放假。故在学校读书时间多, 而游戏时间少。

学校监督是一位“暴君”, 他力主体罚, 而且严格执行。但多少年后, 幼童们仍然怀念他, 他们恐惧他手上的竹板, 但是他强迫大家读写中文, 在幼童回国后, 都能致用不误。

今日中国学校制度已大为改进, 在他们那时, 课程不多, 但每科必需精念细读, 强迫背诵古书, 他们没有科学课程, 故拉着嗓门, 高声朗诵, 是被认为最佳的学习方法。因此在教室中, 噪音震耳欲聋, 但相信对学生的肺活量必有裨益。

1871年(同治十年)首次考试合格学生出国赴美, 接着是1872年(同治十一年)、1873年(同治十二年)及1874年(同治十三年)三批。出国前夕, 每位学生发给铺盖一床及小箱子一只, 内有长袍马褂, 他们并学习如何在官员面前应对, 以及一些礼仪。

各批学生必需到上海“海关道台衙门”叩头谢恩, 使他们得此留美机会。理论上言, 海关道台是他们的“主试官”, 而且当时上海海关道台是全城最高长官。那次接见使幼童感到如同觐见皇帝一般的震慑, 因为道台是第一次特准他们可以抬头看他脸的大官。

第二天, 幼童们特去拜见美国驻上海总领事, 他热诚接见幼童, 并飧以简单茶点。最后, 幼童与老师及同学告别, 在一种复杂茫然的心情下搭上日本的一条轮船赴日本, 向岸上挥泪的亲人及微笑的亲友告别。在当时, 到美国的旅程, 好似到天涯海角一样, 而一般的家长父母是不愿其子弟远行的。

到日本航程六天，他们均是第一次出海，晕船及思家交替袭来。当他们尚未习惯海上生活时，船已抵达横滨港。大家跑出船舱，涌向甲板，向岸上眺望——被关在闷热的船舱中，晕船六天后第一次看到美丽的土地。

当幼童们换船去美国前，曾住进日本旅馆，等待由香港开出的美国轮船。他们乘机访问了东京及其他有趣的地方。这批少年人对日本的印象是很难描述的，似乎日本人看来较矮小，其住屋也比例缩小，日语很奇怪，服饰特别，女人穿着木屐的踢蹴声，使他们想到故乡的广东。

不久，“中国”(China)号，出现在横滨港口中。我们依次登船，对于远赴异国的中国学生，登上一艘与其祖国同名的远洋轮船，实在是一件极为巧合之事。

你们也许没有见过，他们那条船是一艘“明轮船”(Paddle-wheel Steamer)。让我给你们解释，这条船有两个大“蹊轮”，安装在船身中间之两弦，在大风浪中，这种船很容易被倾覆。时常船之一弦被巨浪涌起，而那边的蹊轮在空中打转并发出恐怖的噪音。现在已经少见这种船了。但有时，在广东与香港之间还看到这种船。

横渡太平洋花了二十八天，一个漫长疲困的航程，但对幼童而言，太平洋是风和日丽水波不兴。他们在甲板上散步，注视着蓝天和飞鱼，来打发他们的晕船。有时一只鲸鱼向空中喷出一道水柱，引起大伙无比的兴奋。有时在甲板上游戏，在不知不觉中旅程到了最后一天——他们的船驶到旧金山大桥下。

旧金山给幼童们初次的印象，在以后很长的岁月中，他们仍生动地记忆着。许多轮船穿梭行驰，并排停泊。鳞次栉比的整洁民房，树荫草地中的大厦，市区蜂窝似的商场——这一切，对幼童们都是一番难忘的景象。

船靠码头后，幼童住进九层楼的“皇宫大饭店”(Palace Hotel)——当时是旧金山最高的建筑，他们在旧金山逗留了三天，观光游

览极为愉快。幼童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旧金山，坐上了横贯美国大陆的火车。六天六夜，走了三千里。他们乘着一节专车，当时火车尚无餐车。因此火车一天停三次，以便旅客进餐。火车站附近有许多餐馆，经常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摇着铃，一个打着锣，来招徕食客。火车仅停十五分钟。因此车一到站，旅客均奔向最近的餐馆进食。当火车要开行的钟声一响，大伙又狼狈不堪地赶回车厢。因此在这六天中，大家进食均是囫囵吞枣，使胃口不适。

旅程的头两天，要越过洛矶山(Rocky Mountains)，因此火车穿过许多隧道。以后四天，火车都是奔驰在中西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在许多火车站旁，他们都看到穿着土著衣服的红印第安人，黑色头发上插着鹰的羽毛，脸上像中国平剧中戏子一样涂有颜色，挽弓佩箭，好不神气！

在草原的某些地带，有成群的美国野牛，每当火车奔驰时，他们就狼奔豕突。他们的领队，是一头最大最凶的牛。美国野牛角短毛长，猛桀不驯。几乎已快绝种，只有在黄石公园中，联邦政府尚豢养了一些。

幼童抵达纽约，在旅馆住宿一夜，然后乘车去麻州春田城(Springfield)。抵埠后住进旅馆，见到容闳博士，他是早几个月先来美国安排一切的。

第二天，容闳先生分配他们给来自各地的美国老师，老师带他们回去。在以后留美的岁月中，这些美国老师负起教养监护的责任。每一个美国老师家庭负责两个或四个幼童。英文合格的幼童，直接进入美国学校，不合格的在老师家接受个别补习，做入学准备。

最初，幼童均穿长袍马褂，并且结着辫子，使美国人当他们是女孩。每当幼童外出，后面总会跟着一群人高叫：“中国女孩子！”使他们颇感尴尬。

为了减少困扰，数月以后，幼童向“出洋肄业局”委员呈准改穿

美式服装。当时幼童平均不及十五岁,对新生活适应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American Idea & Ideals),这些对他们终生影响至大。

幼童进入学校后,打棒球、玩足球,有时不惜用拳头与挑战者较量。很快,这些呼吸自由独立空气的幼童完全“美化”(Americanized)了。当然,他们也有不愉快的经历,当时他们每月的零用钱只有一块美金,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份钱是无济于事的。

幼童在学校的功课是日益进步,当时有两位“委员”,其中一位是翰林^①,深感幼童因环境蜕变之速,且正方兴未艾,他们将成为“美化”之人,不复卑恭之大清顺民矣!他上奏朝廷,如不迅速行动,幼童均将成“洋鬼”(Foreign Devils)矣。皇帝照准其请,立刻下令全体幼童即日撤局回华。

命令下达,对幼童言乃一忧伤之日,大多数再过一两年即可毕业,中途荒废学业,令人悲愤异常。幼童召集会议并派代表往见容闳博士,希望他代表幼童向政府交涉。容博士安慰幼童,并告诉幼童此番回国仅是度假,将来再返美完成所学。由于这种“保证”,幼童才同意返国,但是仍有六个学生始终留美未归。

中国幼童们与食宿一同的美国家庭及中学、大学同学们均建立深厚之友谊。故启行之日,幼童与童年朋友告别,人人均很伤感。最重要的是,美国老师及监护人,那种“家长式的爱护”(Parental Treatment),使幼童们久久铭感不忘。

1881年(光绪七年)幼童再过旧金山,当他们候船之日,曾接受奥克兰棒球队(Oakland Baseball)之挑战,以资冲淡离别之愁。

^① 吴嘉善,字子登,江西南丰人,咸丰二年(1852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清史列传》(中华书局,民国十七年)说他“博通中西,精研数理”,所著《算数二十一种》(开方术、方程术等)均刊入《白芙堂丛书》,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均有搜集。阮元在《畴人传》中说吴:“以文学侍从之班,精研数理,博通中西,然后假持节,凌绝域,美哉使乎!不愧皇华之选矣。”吴氏不懂英文拼音,曾用汉字注音,苦念英文,并曾任西班牙“代办”。吴实为“洋务运动”中国士大夫在蜕变中之一典型人物也。

中国队九员大将中,一位曾是耶鲁大学校队的曲线球投手,当时规定投手掷球需出低手球。

开赛以前,主队认为他们将轻取客队,四十年前谁又看过东方人玩棒球呢?中国投手之高招,使奥克兰队已感情势不妙,球场观众大哗——中国人打美国的“国球”,且使老美溃不成军,不可思议!全场终局,中国队大胜,幼童及华侨兴高采烈,这是幼童们合打的最后一场球,因为他们回华后,天南地北各自一方,再也没有打球的机会了。

1872年(同治十一年)到1881年(光绪七年)赴美的幼童,是一批先驱者,他们破除了旧有的迷信恐惧,为中国后来的留学生铺路,使中国良好家庭也愿送他们的子弟赴欧美留学。

但是幼童回华后,并没有受到中国政府热烈的欢迎。相反地,当他们一抵上海,立刻被送往上海城内一个大楼中,禁闭起来不许他们外出。从新自由之邦回来的幼童,对莫明其妙的失去行动自由,是深恶痛绝的。有一天,幼童终于不能再忍受禁闭的苛待,一个曾任棒球投手的幼童和一个拳击好手的幼童,对不让他们外出的“守卫”饱以老拳。这件事报告上去,幼童监督终于同意他们白天外出,夜晚返舍。

不久全体幼童被分发到全国各地,开始了他们终生的奋斗。幼童待遇不佳,大多数每月四两银子,使他们生活困难。另外,再受到中国士大夫的杯葛和歧视,他们被视为是“洋鬼子”和“无益于国家”的人。

在忍耐坚毅下多年的奋斗,中国政府看到幼童的忠贞美德和爱国心,然后开始起用他们,并委以重任。

在我的老同学中,他们的成就使我引以为荣。一位是钟文耀,他在耶鲁大学两次击败哈佛大学划船比赛中,他担任耶鲁划船队的舵手。

前述中国棒球队的投手,在廿年后,升到很高的政府职位:天

津, 汉口海关道台、清末外务部尚书、民国初期交通总长——这位棒球投手, 就是梁敦彦, 他是贵校网球比赛的发起人之一。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 他是 1906 年(光绪三十二年), “税务处”的创办人及首任“会办”。在陆军及海军方面, 许多幼童晋升到将官及元帅。其中之一是蔡廷幹, 现任税务处会办^①。幼童之一的吴应科, 在 1894 年(光绪廿年)“中日海战”中, 因为作战英勇, 被清廷赠以“巴图鲁”(Battulu)之荣誉。另外幼童之一的詹天佑, 独立不假外援修成“京张铁路”, 此外许多幼童在各行各业卓然有成。

幼童们当年不顾风险渡过太平洋, 再横越三千里的美国大陆, 他们远赴异国去学习语言、科学及文学。他们为中国同胞做了最佳的见证, 他们对于商业及友好关系上, 带给中国正确的方向和利益。他们促进中国的富强进步, 而且使中国跻身世界友邦之中。

留美幼童对个人及时代作了贡献, 为建设新中国, 他们贡献出生命中最好的岁月。

在一百廿名幼童中, 过半已去世, 那些留下的, 也已六十开外, 但仍然努力向前, 奋斗不懈。因为他们清廉自守, 无法早日退休。就全体幼童而言, 这是真的事实。由于时代的飞跃进步, 他们旧有的专长, 也渐无用武之地了。

高宗鲁译注:《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第 74—84 页。

容尚谦^②: 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之历史(节录)

中国出洋局之寿命虽很短促, 但其影响所及实已非常深切, 甚

^① 蔡廷幹广东香山人, 同治十二年(1873)随第二批幼童赴美, 时年十三岁。返国后, 曾毕业于大沽鱼雷学堂。1894 年中日“甲午海战”, 蔡在威海卫被日本海军俘虏, 解往日本大阪监禁。遣返后, 曾升任海军元帅, 任袁世凯顾问等职。

蔡晚年精研《老子》, 著有《老解老》一书, 民国十年于北京出版。另有英文《唐诗英韵》(Chinese Poems in English Rhyme), 为美国芝加哥大学于 1930 年出版, 至今仍为唐诗英译之佳作也。故幼童在饱受欧风美雨, 又回归到中国古典文化之中, 蔡廷幹之经历是娓娓动人的。

^② 容尚谦, 字辉珊, 广东香山县人, 同治十一年(1872)第一批赴美留学幼童, 时年 10 岁。

至很可以尊为主动中国的现代化之先驱。

出洋局创办于七十余年之前,共只十年的寿命,而且其经过见于记载者极少。若不是因其曾产生杰出的人才和这些人才之对于国家所作有价值的贡献,则出洋局的名称也恐早已湮没无闻了。

出洋局之创办人——容闳博士

出洋局之创办乃是出于容闳博士之主张,他本人曾留学过美国。容博士于回国之后,第一个志愿就是想要创设一个出洋局,以便中国学生能出洋去求高深的学问,能获悉世界之大势以扩大其对于国际之眼界,于回国之后出其所学为国家服务。

有人曾提出过容博士何以能在如此早的时代到美国去求学的问题。事实上,出洋去求学之最早者即系容博士,黄宽博士和黄胜先生三人。

兹先略述容博士早年之小史。他于七岁时就学于格资拉夫夫人(Mrs. Karl Gutzlaff)所设之学校,这所学校原是一所女校,但其中有两个男学生,一个就是容博士,格资拉夫夫人为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之姑母,巴夏礼特带了两个妹妹到中国来帮她办理这所学校,容博士即曾在该校读过短时期的书。巴夏礼未几即任职于外交界,后来并受封爵士的勋位。在格资拉夫夫人的学校停办之后,容博士即居家自习。1839年,玛礼孙学校(Morrison School)创设于澳门,容博士随于1841年进该校读书。该校一共只有五名比他先进去的学生,这六个人之中,他的年龄最小。

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香港割让于英国,玛礼孙学校也即于1842年迁至该处。这学校是由一个所谓玛礼孙教育会所创设,其目的在于提倡中国人之读英文。该会之所以用玛礼孙之名称者,则是为了纪念伦敦传道会于1807年派到中国来的第一名教士玛礼孙。该校经费完全赖路过香港的外国商人之捐款以为维

持,商人之所以均为路过者,则因当时的外国人都还没有久居中国之意。

从美国来到这个学校教书的劳勃脱·博朗 (Rev. S. Brown) 博士于 1846 年因健康关系离开中国,但他极热心于教育,所以即在动身之前表示很愿意携带几个该校的学生同到美国去读书,并问有谁愿去。容、黄、黄三君都表示愿跟他同行。三人的费用都是由博朗博士和玛礼孙学校代为筹措。提挈他们的人预定他们留美至多两年。到了美国不久之后,黄胜先生即因患病先行回国。于是祇剩容博士和黄宽两人继续在那里读书。

这几位乐于提携后进的先生,做梦也不能想到这次提携竟会造成了绝大的结果,因为假使没有他们从旁相助,容、黄两博士决无从得到留学美国之机会。当两年之期满后,黄宽又赴爱丁堡攻读医学,而容闳则改入耶鲁大学。因为经费之资助来源已断,容闳便不得不半工半读以完成其大学之课程,但在这个时节,博朗博士再度替他出力,将这件事就商于乔治亚州萨伐那地方之某妇女会,结果居然得到她们的同情,拨出款项来资助容博士。

黄宽博士在爱丁堡一共读了七年,于 1857 年回国。他在校时成绩极优,以第三名毕业于医科。他回国后即以行医为业,当时极为有名。他的学问之高深和医术之高明,使他成为医界之明星,并经当时人认为地中海以东区域内最有本领的外科医生之一。他在 1879 年死于广州。

容博士于 1854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取得学士学位,他的法律博士学位则是母校后来才赠给他的。毕业之后,他即回到中国。他在校时曾接连两年获得论文之首奖。外国学校以法律博士赠给中国人者,也以容博士为第一人。

容博士自从毕业回国之后,即怀抱提倡设立一个出洋局,遣送学生出洋求学以应时势之志愿。但直到天津教案发生那一年——1870 年——他始终得不到一个提出这项计划的机会。那次教案

之起因完全是由于我国之迷信过深，我国人之始终未能明瞭教会中人对中国所作的贡献，以致一般民众都会相信教会中人领去收养的孩子其实都是骗了去挖取眼珠以供医药和宗教礼节之用的诬陷之词。这种胡说甚至远传至广州。这种谣言在天津越传越广，以致中国人民大为愤怒，顿时集成暴众焚毁和捣毁了许多所教堂、医院和孤儿院，并杀害了好几个女教士。那时节，法国恰与德国快要开战，所以这件案子未几即轻易了结，其条件不过是由中国政府出资重建被毁的教堂、医院和孤儿院，抚恤被害的教士，和照例的正式道歉而已。

为了解决这件案子，中国的重要官员许多人皆集于天津，其中有曾国藩、茂崇熙、刘坤一和丁日昌诸人。丁日昌向来很赏识容博士，所以这一次特地请他到天津去参赞一切。

在教案解决之后，容博士即乘诸大员尚未回任之时，向他们呈递了四项条陈。这四项条陈为：第一，购备轮船从长江各省运输漕米到北京以代漕运之办法。以前，漕米都是由民船从上海和镇江取道运河载到天津，然后再转运北京。途中因气候、窃盗和漕米之发霉，每每损失浩大，因民船之行驶很慢，走这一条长程，总需时数月才能运到。

第二，容博士主张选派学生一百二十名到外国去留学十五年，以供国家日后之用。他所拟的办法是先派三十名出去，如成绩优良，即可引以为例按期选派。留学生出洋时应有中国教员一名随同前去，以便学生不致荒废本国文字，并另派监督两名以资照料。留学生之经费和出洋局之经常费用则可出之上海道库。

第三，政府应致力于开采各省矿产，并建筑铁路以供运输矿产之用。

在第四项条陈中，容博士指出外国之往往要侵犯中国之主权。当拿破仑时代，法国与教皇所订协定中，法国允每年以一千万法郎津贴教廷，而其交换条件则是世界各处的天主教士都由法国代为

保护。天主教会因有这种巨大的政治势力为后盾，便傲然自大，竟至视教民为他们的子民，强夺统辖治理之权，随处干涉中国官厅对于教民之司法权。其他教会看见这种情形也都相率效尤。所以，容博士主张中国应严行禁止任何教会对其信徒施行治理权。

为免过于触目起见，出洋局之创设一项特置在第二条，而其余三条则都不过是陪衬文章，因为那时的官样文章照例是如此格式的。

几位大臣对于这些条陈都非常赞成，便即会衔出奏，请皇上御旨批准施行。

1870年冬天，曾国藩奉到上谕，准将四项条陈全部实行。容博士于接得曾国藩之通知后即到南京去谒见曾氏，面商实行办法。

于是出洋局即从天津教案之余烬中呱呱坠地，而购置轮船之计划也同时成立。当时即创设了一个轮船公司，即所谓轮船招商总局，着手购买轮船，建造码头堆栈。政府为了表示提倡起见，附入官股三成，其余七成则由商人自由认购。其时正有一家美国商行有几艘轮船——一向行驶长江和沿海各埠者——拟行出卖，招商局便承购下来，开始进行航运事业。

据招商局之组织条例，政府得派督办一人，但这其实不过是一种名誉职；除此之外，局内事务都照商业公司之规定办理。容博士因一身不能兼顾两局，即举荐其幼时同学唐廷枢主持招商局之事务。于是唐廷枢即就任总办之职，主持局务多年，成绩极优，直到唐山开平煤矿开办，他又由政府调任为总办；唐山煤矿局即现在开滦煤矿公司之前身。

中国出洋局之成立

政府委任容博士为出洋局总办，并另委陈兰彬帮同办理。陈之职务为督促留学生之中文课程，而容博士之职务则为一般的照料。局内收支由两人共同负责。此外，局内并有中文教授两名和

翻译一名。

1871年，一所能容学生一百名之学校开办于上海山东路外国公墓之对面。第一批教职员为校长刘开生，副校长吴子石，中文教员三名：容、陈、黄三君，和英文教员三名：曾兰生与其两子子睦和子安。学生都来自绅商之家，入学时须经过考试。各学生之学费、食宿和零用完全由政府供给，不过为家长者都须具结一张，承认子弟在留学时如有不测，各安天命，不能向政府要求任何抚恤。据容博士的计划，拟于四年之中招学生一百二十名。每年遣派三十名到美国去读书，学生居留国外之期为十五年，包括毕业后实习和到欧洲去观光之时期。

1872年夏，开始招生，考试及格者随即由陈兰彬率领前赴美国，陪同前去者为中文教员叶绪东和容元甫以及翻译曾兰生。容博士已于一个月之前先行赴美，接洽学生到人家家庭里去寄膳宿和入学等事。

出洋局之办事处初设在麻州之斯伯林斐地方 (Springfield)，后来迁至康耐狄格州哈德福市 (Hartford) 索默纳街 (Sumner Street) 之租屋中，最后则设于同市高林街自建房屋中。这所房屋颇为讲究，但学生都称之为“牢房”，因为他们在学校假期中须到这地方去补习中文，而平时犯有过失者也即在这地方受处分。

第二批留学生系于1873年由容元甫率领出洋。第三第四两批于1874年和1875年相继出国，率领前去者为英文教员邝其照和中文教员容汉三与刘云舫。陈兰彬未几改任中国驻美首任全权公使，政府即另派区谔良代其出洋局职务。其时出洋局之三个中文教员为容元甫，刘云舫和容汉三。

1875年，政府拟任容博士为驻美、西、秘三国全权公使。容博士因不忍舍其手创的出洋局，闻信力辞。政府也就徇其所请，不过仍委任他为帮办公使，请他随时帮助公使办理各项交涉。

容博士之不肯以出洋局职务付诸他人之手，实可谓有先见之

明。其时，容博士之副公使职务极为繁忙，因除协办交涉之外，他正在筹备设立各处的领事馆事宜。这就是中国政府在外国设立领事馆之嚆矢，所以，容博士真不愧称为中国领事馆之手创人。

在欧谔良辞职之后，吴子登继任出洋局总办。但不料他竟是一个非常刚愎顽固的人物，不过当时则大家都没有知道他的为人。他存心破坏出洋局，捏造出种种不利于出洋局的事实，欺蒙政府。据他的报告，留学生都已美国化，都已忘却了祖国，这种人如容其毕业，则将来不但不能为祖国出力，而且有大害于国家，并称容博士实是在暗地故意纵容他们。事实上，这些完全是恶意的谰言，因为容博士向来对于学生之行为纪律非常严厉。各学生的成绩表按期都是直接送到他的手中以供查阅，他并且定有一种成绩标准，不及标准者先给以极严厉的训斥，若再无长进，即遣送回国，以免虚糜公款。

当容博士得悉吴子登之所为后，立即作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将留学生的实在情形陈之政府，但不幸政府已有了先入之言，竟未置信，于是出洋局即告停办。

吴子登之所以攻讦容博士，实出于嫉视容博士于任外交官外尚兼任出洋局之职务。他的原意是要排挤容博士，但不料结果竟是两败俱伤，而且吴子登其实也毫无所获，因为在他回国之后，政府并没有用他。

出洋局之停办

1881年，出洋局奉到即日停办，并将全体学生送回中国之命令。其时学生们都刚放暑假，正在班丹(Bantam)湖畔举行野外宿营，以图欢聚，不料容博士已携来了出洋局停办之恶消息。学生们听了都垂头丧气，只得快快各自回到寄宿的地方去收拾行李，准备回国。于是出洋局也即在成立了九年之后寿终正寝。

这批留学生回国之后，所受的待遇极为恶劣，不论派在什么机关里去工作，每人月薪只有四两银子。政府的推托之词是要看看

这批人究竟有什么本领,是否有担任艰巨工作的才力,所以要让他们先历练一番。派在海陆军机关里去服务的人尤其可怜,因公受伤或丧命的竟得不到分文恤金。但其中当然也有例外的。例如派在海关服务者都照海关的定章照支薪水,而有大力奥援者更能随处得到优厚的位置。

这批留学生之最大优点就是不论境遇之顺逆,他们都能处之泰然,从来不会口出怨言。他们彼此之间的口号是:“这又何妨,逆来顺受便得了。”他们从不忘却自己已受过高等教育,所以应做一个行为高尚的人。

直到出洋局停办十五年之后,大家才发觉留学生之长处——这是在容博士和李鸿章重行相见的时候。两人在谈话中提到国家人才之缺乏时,李鸿章突然向容博士问说:“你何以忽然将出洋局停办了昵?”

出洋局如能长久维持下去,其有益于中国不言可喻。这真是一个为国为民之伟大计划,可惜人有千算,天有一算啊。

出洋局之影响和后果

出洋局存在时之成绩已为人所共知,但后来其于中国之深切影响则尚少提及者。出洋局之留学生正象一颗投在波平如镜的水面上之石子,它虽不能使水花四溅,但未尝不激起逐渐扩大的圆波,进达极远的地方。他们在最逆的处境中,藉其善良的行为和埋头苦干的精神以及在战争中之慷慨牺牲的精神,实已在中华古国中树立了一个伟大的榜样。

回想起来,他们回国后所受到的恶劣待遇如月薪四两之类,其实正是一个变相的益处,因为这能激起他们的奋斗之念。一般人们对于他们的智力之高强,身体之健壮都已有了深切的印象。

大家在看见这种后果之后才渐觉得它完全是出于留学外国之功,因此才引起我国之彻底改变教育制度,另行采用最新式的教育方法和最新式的课程。一八九五年,容博士又上条陈,建议中小学

校应容许女生入学。其结果是大中小学校在各处地方纷纷设立，仿照外国学校制度，利用科学方法教授种种科学课程。而历时已有千余年之八股取士制度也即完全取消了。

由此观之，大中小学校之容纳女学生也未始不是由出洋局之灰烬中产生出来的一种伟大的后果。

藉着一个伟大人物之为国为民的思想，中国的女性已从此得脱离黑暗之地，从历时已数千年之束缚中得了解放。前此，他们终年关闭于闺阁，即使富有才能者也不过只许做些家庭或针线工作。因为中国自古相传“女子无才便是德”啊！

从此以后，新女性已取得了教育上之平等地位，已使他们能抚育出更为良好的儿童，日后去从事于为祖国谋进步和光荣之工作。……留美学生小传(略)。

Yung Shang Him(容尚谦),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and Its Influence* (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历史) *Tien Hsia Monthly* (天下月刊) Vol. 9 No. 3 Oct 1939 p.p. 225—255。译文载《真知学报》，第1卷第2期，第55—59页。

顾敦铎：留美幼童的奖励学习办法与作文(节录)

关于奖励学习办法 除中央已有来回川费、束修、膏火、房租衣食费用等基本的规定之外，哈德福留学局中还有加给奖赏的办法。我觅得有关的兰印一页，大小与上一页相同，也照录如下：

加给奖赏开列

赏论八名		赏解二十名	
一名	三圆	一名	二圆
二名	二圆	二名	一圆
三名	一圆	三名	七角

赏论八名

四名 八角

五名 七角

六名 六角

七至八名俱五角

赏字二十名

一名 一圆

二名 八角

三名 六角

四名 四角

五名 四角

六至十名俱二角

十一至二十名俱一角

作论十五名

邝景垣 梁普照

黄开甲 陈钜鏞

李恩富 吴仲贤

梁敦彦

唐国安

何廷梁

苏锐钊

李桂攀

刘玉麟

蔡培基

邓士聪

容 揆

作解四十名

卢祖华 唐绍仪

梁金荣 刘家照

周长龄 唐荣俊

陆永泉 宋文翮

林联辉 林联盛

黄仲良 黄季良

陈荣贵 谭绍勋

王良登 邝咏钟

梁如浩

邝国光

唐荣浩

吴应科

郑廷襄

陈佩瑚

温秉忠

邝景扬

黄耀昌

邝荣光

唐致尧

梁丕旭

吴焕荣

朱宝奎

杨昌令

杨兆楠

吴其藻

邝炳光

蔡锦章

方伯梁

王凤喈

容耀垣

丁崇吉

欧阳庚

以上作论解各名，俱须照常习作。如有不作者，按月议罚，例在必行。并其所作论解，须用楷书誊正，寄局评阅。草率者不录，

过十五日以后寄来者亦不录。

这个单子除奖银数目外，有五点可以注意。一，除正项供给外，再加给奖赏办法，鼓励学习兴趣。二，奖励的课目是作文习字，国文的基本训练。三，按月习作，有赏有罚，极合教育的原则。四，草率不录，过期不录，规则很严。五，从这个名单，可以知道四批学生已经到齐，是留学局的极盛时代。

关于作文 有论与解二种。高级生作论，低级生作解。解的文体，现在作文课中，已不常练习。其实解的工夫，可深可浅。留学局采取浅显的解法，籍以训练学生读经作文，不但切实易行，更是一举两得之道，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好方法，即在现在，似乎也很有参考的价值，我在哈德福觅到中国学生课艺数本，计：

甲，书面脱落，姓名无考的作文一册，有“言必有中解”等五十九篇。末页有张康仁、陈佩瑚二名，康瑚二字不全。

乙，钟进成作文一册，见“见贤思齐焉解”等三十三篇。卷首注明“癸酉孟冬吉日”，又英文书，“一八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丙，张康仁作文一册，有“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解”等十篇。

丁，梁如浩作文“近者悦远者来”一篇，由教习润改圈点，右上角批“拾贰”二字，大致是该期作文成绩次第。

兹录姓名不详者“体群臣也解”一文，以见一斑。

此一句，孔子告哀公当体恤群臣也。体，保护如身体也。群臣，百官也。夫国家之使臣，如身体之使臂，臂之使指，其气谊固当联属也。苟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事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讎。何以痛痒相关乎？惟百僚也以百体待之，则心膂可寄，耳目可司矣。我观尧舜之时，一则曰元首明哉，再则曰股肱良哉。其君臣交赞何如也！故孔子告哀公知体群臣为要也。”

再录“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解”如下：

“此三句，孟子告齐王，欲其尽心而教民也。谨，严也。庠序，

学名也。申，详明也。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悌。教，训也。义，谓当行之理也。颁白者，老人头半白黑也。负，任在背。戴，任在首。道路，道涂也，夫古之圣人，教人以孝悌为先；而孝悌本人生之所同也。

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况梁之民，日事战争，而人纪之理，不可问矣。何以能尊亲敬长乎？惟能集子弟于庠序之中，而书诗礼义之教，必致谨焉，又以孝悌为百行之源，而反复详明之，则人皆知爱亲敬长，而代其劳。颁白之老者，庶不至负戴于道路矣。

孟子言：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即此意也。观其以此告惠王，非欲其尽心以教民乎？”

若把这些文章，按四书章句排列起来，很可以代表当时留学生的经解和政治思潮的趋向。

当时留学生的书法，我得到几册。计梁如浩小楷二册又二页，姓名不详者抄“半圆尺牍”一册，小楷散片八页，复印小楷一页，又中楷五字。小楷以梁如浩为最工正。教习用硃墨笔圈点批注极仔细。

顾敦铄：《百年留美教育的回顾与前瞻》，《中国近代史论丛》，第2辑，第6册，第161—164页。

李洪·菲尔伯斯：中国同学^①（节录）

事实是这样，在哈德福的乡下学校以及中学里，我最好的朋友大部份都是中国孩子，每次回忆到此事，自己似乎也觉得奇怪，当我进西中时，我发觉学校里有很多的中国学生，可能一半是由于东方人逗人可爱的性格，以及他们适应人的天才，我很自然地经常请他们作为我的游伴。

容闳，是一位出色的绅士，中国的学者，住在哈德福。由于他的影响，一大群的中国孩子到达该处上学，学习美国的生活方式。

^① 李洪·菲尔伯斯博士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曾与早期留美幼童在同一中学读书，该文录自他1939年出版的自传。

他们用钱不吝啬,比美国人要慷慨得多。有卓越的风度,都是运动健将,机警、好学,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有这样一群好孩子。

这许多孩子们的装饰,除了拖着一根辫子,与我们无异。当他们踢足球的时候,将辫子塞进内衣里,有时候缠在头上,辫子一散开,对对手的诱惑过大。我们所玩的各种游戏,他们都感到新颖,但是他们都是排球、足球、冰上的曲棍球戏的好手,尤其是溜冰,他们的技艺已到达巅峰。当脚踏车问世时,学校里第一个有脚踏车的孩子就是张,现在我能眼看着他们骑着这奇怪的机械上街了。

这许多孩子们,不仅在运动方面比我们美国人卓越,在其他方面也要比我们强。由于这种原因,往往引起我们内心的激愤,当他们参加任何社交场所,我们许多美国人即失去所有的机会。他们对女孩子那么彬彬有礼的风度,是我们万万不及的。女孩子们老是喜欢与东方人士跳舞,是否他们的风度与谈吐具有正直的魔力,我不敢确定,不过,任何舞会或招待会上,最美丽与动人的女孩子们,终是对东方人特别恩宠有加,这是事实。当他们从我们的前面通过,或者接受中国学生们注意的那种温柔,以及使美国孩子感到痛苦的那种表情,使我永远不能忘怀。以我个人来说,对这种场合,反应感到兴趣,因为我的父母不允许我学跳舞,而这种民族间的竞争,引起我戏剧性的直觉,认为东方人的跳舞很优美。

William Lyon Phelps: Autobiography
and Letters, 1939. 中文译文转录自刘真
主编:《留学教育》,第1册,第32—33页。

李鸿章:复区海峰、容纯甫函*

光绪三年正月二十二日(1877年3月6日)

近来学生造詣,有诸君认真督率,自当进而益上。其选入大书院者,能否令其各习一艺?中国所亟宜讲求者,煤铁五金之矿,未得洋法,则地宝不出。现在台湾、湖北等处开煤,所请英人,高下不

等;所用机器,原委难明;其余各省因无人指授,不免观望。如出洋学生内有颖异可造之才,望送入矿务学堂,先穷究其理器,一二年后再令游览美国五金矿所,或暂充工役,或随同研究,必自能辨识地产之有无厚薄,机器之如何用法,融会贯通,可得上等考单,确有把握,然后遣回,再发往各省矿局试用,庶于国计有裨,千祈留意。

纯甫所荐黎约翰水雷,去冬经唐景星与之议订大略,本年谅必送来试验。惟各国洋人颇多訾议,或谓价值太昂、或谓并非新式利器,应俟演放后,察夺办理。惟埃及并他国买此雷者,究竟实价若干?仍祈查访明确,由电报寄招商局,以便考核,至要至盼。

荔秋太常有三月间出京之说。西班牙公使以新议古巴章程未定,欲调兵船来华胁迫,尚在混搅,星使须先赴美国筹办一切。华盛顿派员至金山查办华工事宜,闻西三月可定议。所有外国紧要新闻及学生情形,希随时详晰示知,以慰远念。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

又见《洋务运动》(二),第176页。

李圭^①:哈佛城之中国留美幼童*(节录)

(1877年)

哈佛在美土东北隅,为甘那的格省之会城。七月二十四日,偕鼎君往游。自费城开车,行一时许,经纽折尔西城下车,乘轮舟渡哈逊河,至纽约城。计由费至此二百九十七里。晚餐毕,复登车行三百三十里,于次日丑刻乃到城。纵横各十里,东临甘那的格河。气候寒,与中国塞外仿佛,四月初雪未消,九月复见雪。而地土极佳,人少疾病,街道洁净。贸易不大,书馆甚多,著名

^① 李圭(1842—1903)字小池,江苏江宁(今南京)人。1865年受聘宁波海关税务司,司文牍事。1876年,作为中国工商业的代表,到美国费城参加为纪念美国建国一百周年而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回国后著《环游地球新录》。

制造厂亦伙。居民约四万人，风俗纯正，无巨富亦无极贫。我国幼童肄业于此，设出洋总局焉。

总局屋系租赁，为楼三层。进门右手为客厅，后为翻译房、饭室，左手为教读房，为幼童饭室，楼上为公事房、卧房，最上层为至圣殿，北向临窗为拜阙所。屋甚狭小，不敷用。二十五日谒容公使闳时，区总办谔良、容教习致祥，值往费城观会。故与谈者，容公而外，邝翻译其照、刘教习其骏而已。容公甚为西人敬服，庆我国任得其人。嗣后岂惟华人在外者举有依赖，而中外交涉、通商诸务，益畅达悠久。此由容公洞悉西国政令、民俗、商情与夫山川、事物。罔弗了然。盖容公读西国书数十年，是以能臻此也。

午后，容公偕往考联街，观新造屋。工匠正在兴作，约明年春间可告成。高峻闳敞，颇极冠冕。为楼四层，大门南向，屋顶起亭，竖木杆备朔望悬旗。图样为容公手笔。计广二百尺，深三百尺，较现租之屋，大可三倍。诚非此不特不敷用，且不足彰中华体统也。

幼童现仅一百十三人。以二人一班，分住各绅士家，随其子弟就傅习洋文。每人房食、束脩，每年需银四百两。

局内延中华教习二人，幼童以三个月一次来局习华文。每次十二人，十四日为满。逾期，则此十二人复归，再换十二人来。以次轮流，周而复始。每日卯时起身，亥正就寝。其读书、写字、讲解、作论，皆为一定课程。即各人写寄家信，亦有定期，每月两次。可见虽细端，亦极周至矣。

尝观其寓西人绅士家，颇得群居切磋之乐，彼此若水乳交融，则必交相有成。是中西幼童，皆受其益也。况吾华幼童，仍兼读中国书，而不参溷。使其专心致力，无此得彼失之虞，是其法之良善者也。他年期满学成，体用兼备，翊赞国家，宏图丕烈，斯不负圣朝作人之盛意也欤。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引自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1辑，第6册，第262—264页。岳麓书社1985年3月版。

李圭：书幼童观会事 (1877年)

光绪二年七月初三日，我国在美肄业幼童一百十三人，随其师刘云房其骏，总局翻译邝容阶其照，又西师男女六人，自哈佛来费城观会。带领者为书院总管美人饶托鲁，寓会外阿拉司客馆。每日已初进会，酉初回寓，其午餐即就会内饭馆，取便也。

两馆接待颇殷，屋顶升黄龙旗，进出有乐人鼓吹，极尽冠冕堂皇。数日前，各处新报早已播传其事，至是复论及中国办法甚善。幼童聪敏好学，互相亲爱，见人礼数言谈彬彬然。有进馆方年余者，西语亦精熟。此次观会又增其识见，诚获益匪浅，云云。

初四日，见诸童多在会院游览，于千万人中言动自如，无畏怯态。装束若西人，而外罩短褂，仍近华式。见圭等甚亲近，吐属有外洋风派。幼小者与女师偕行，师指物与观，颇能对答。亲爱之情，几同母子。

初五日，晤刘、邝两君并总管饶君等于耕种院，诸童亦齐集，盖将往午餐也。因择其年较长者，询以此会究有益否？则云：“集大地之物，任人观览，增长识见。其新器善法，可仿而行之。又能联各国交谊，益处甚大。我侪动身之先，馆师嘱将会内见闻，随意记载，回馆后各作洋文议论一篇，再译为华文。”问何物最佳？曰：“外国印字法，中国雕牙器。”问想家否？曰：“想也无益。惟有一意攻书，回家终有日耳。”问饮食起居何若？曰：“饮食似较洁净，起居有定时，亦有时必须行动，舒畅气血，尤却病良法也。”问各居停主人照料何若？曰：“照料若其子弟。稍有感冒，尤关切，而哈地水土宜人，病亦少。”问何以作洋人装束？则曰：“不改装有时不方便。我侪规矩，惟不去发辫，不入礼拜堂两事耳。”言皆简捷有理，心甚爱之。西学所造，正未可量。

闻西国作人，主意不尚虚文，专务实效。是以课程简而严，教法详而挚，师弟间情洽如骨肉。尤善在默识心通，不尚诵读，则食而

不化之患除；宁静舒畅，不尚拘束，则郁而不通之病去。虽游览也，必就所见闻令作为文。是不徒游览，正用以励学，而审其智识也。且其不赏而劝，不怒而惩，则又巧捷顽钝之弊，亦无由以生。是诸幼童，孰有不就陶熔而成令器哉！

然有谓：“中国不尚西学，今此幼童越数万里而往肄业，弗乃下乔木而入幽谷欤？”曰：“是非尔所知也。幼童之往业者，业其事为耳。我圣人之达道达德、三纲五常，此幼童固自有，亦固自在，不以业西人之事为而少有阙也。且取长补短，原不以彼此自域。则今日翊赞宏图，有不当置西人之事为而弗取也。是道德纲常者，体也；兼及西人事为者，用也。必体用皆备，而后可备国家器使，此尤今之所不可不知者也。”

初六日，邝、刘两君就饭馆请中餐，同席连幼童一百四十余人。申刻见美国伯理玺天德于总理会务官公署。先是伯理玺天德临费城，知幼童至，甚喜，令总理官转言延见。见时，伯理玺天德起立堂中，哈税司及圭并日本会务官先进，握手相见毕，饶君带领幼童进内，亦皆握手而见，面谕数言。酉初回至大堂，令幼童皆坐，总理官及教习官数人，又一日本官，轮流升堂宣讲两国和好之义，并勉励其用心学习之语。每毕一人，诸童则拍掌蹈足，称赞一次。散时咸举手言别，有恋恋之情。盖明日清晨，即须回哈佛也。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1辑，第6册，第298—300页。岳麓书社1985年3月版。

玛丽·L·巴特拉小姐^①给吴夫人^②的信

1881年（光绪七年）8月21日于美国康州哈德福城

吴夫人：

① 玛丽·L·巴特拉（Mary L. Bartlett）是大卫·巴特拉（David Bartlett）教授的女儿。当幼童在哈德福城时，曾有多位寄居伊家，伊并成为幼童的好友及指导者。

② 吴夫人是吴仰曾的母亲，吴仰曾广东四会县人，为第一批赴美幼童，抵美时年仅十一岁。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矿冶学院，尚未毕业，突奉命回华，再赴英国习矿冶，回国后在“开平矿务局”服务多年，曾任该局副局长兼主任验矿师。

我们确信,当你看到你的孩子已长大成人时,一定是引以为荣的。

在过去他留美的漫长岁月里,他和我们共处,使我们颇难分离。在学业上、在品行上他都是努力上进,我们坚信他将是一个有用的公民来服务他自己的国家,他将荣耀他自己和他父母之名。

我们对他,以及其他明日归去的中国学生会长念念不忘^①,对于他未来的事业,我们以最大的衷诚祝他顺利成功。我们希望在不久将来能重新见到他,即使不能再见,我们将永远不停地为他祝福!

兹带上诚恳的致意。

你最忠实的玛丽·L·巴特拉

高宗鲁译注:《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第8-9页。

詹天佑^②给诺索布^③夫人的信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2月15日于天津

亲爱的诺索布夫人:

今年一月三日,收到你去年(1895)十月三十日寄来的信,我真是非常惊喜。当时我离开天津,因没带信纸,无法立刻给你回信。但现在决心立刻回信,免得你仍在悬念。

^① 1881年8月21日,容闳的朋友,杜却尔牧师(J. H. Twichell)特在其“避难山教堂”为中国幼童及美国朋友,举行了动人的惜别晚会。中国幼童均有“离家”之感,巴小姐之信即写于会中,他要吴仰曾面呈其母亲。(本信见 Arthur. G. Robinson: The Senior Returned Students, A Brief Account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Commission (1872—1881) Under Dr. Yung Wing, Tientsin, China, 1932 p. 19)

^② 詹天佑(1861—1919)生于广东南海县,是清末容闳率领到美国留学的一百二十名幼童之一。他以十二岁的幼龄出国,留学九年(1872—1881年)。一八八一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得土木工程学位,回国以后,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尊重传统,但坚持理想,以三十一年岁月,献身中国铁路事业,大事宣传,不求表彰,他完成了中国人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北京到张家口),给百年积弱,全面大崩溃前的中国,恢复了相当程度的民族自信心。他出任“中华工程学会”首任会长,是中国近百年工程界的楷模,堪称“中国现代工程之父”。……

詹天佑是第一批赴美幼童,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初入康涅狄克州威士海芬之“海滨男生学校”(Seaside Institute for Boys, West Haven, Conn.)。一八七六年,再考入纽海芬“丘房高中”(Hillhouse High School, New Haven)。一八七八年在其老师诺索布夫人及容闳支持与鼓励下得考入耶鲁大学工学院。一八八一年毕业,得土木工程学位。……

当读你的信时,我忆起过去与你共处的日子,我们在你的园子里尽情欢笑,在你住处欣赏美丽的黄昏。

我从耶鲁毕业后,回到中国,与欧阳赓及其他十四位留美同学,被分发到福州船政局,然后登舰实习。在一八八四年,我被调往广州黄埔“水陆师学堂”任教。后来我北上天津,参加铁路工作一直到现在。^④

去年,一家私人公司成立,拟修筑由天津到北京的铁路,然后再南达长江的港口。我负责率队测量提出初步报告,很可惜此计划未能实现,因为有关方面未采纳。现在,政府拟修天津到北京的铁路,我即在此公司工作。一切刚开始。本路大约有七十四英里长,预计一年半时间完工。我是工程师之一,如果来信寄中国天津北洋官铁路局(Imperial Railways of North China)即可收到。^⑤

我在一八八六年结婚,现有二子一女,最大的是女儿。当我初回中国时,我非常高兴发现我双亲健在,他俩现在还活着,我母亲已七十岁,我父亲七十多了。

在最近“中日战争”我国政府深感铁路之重要,故决定修筑此路。据闻,广东、江苏也很可能要修铁路,因此,现在中国快要进入铁路时代了。

诺索布夫人全名是 Martha Dickerman Northrop(1830—1909),她的丈夫诺索布先生(Luther Hopkins Northrop),生于一八三一年,后参加“美西战争”失踪,故死期不明。诺索布先生是一位名医的儿子,耶鲁大学毕业,会说七种语言(失踪原因之一,可能是替美国政府去墨西哥做秘密工作,因为他也精通西班牙文)。他在一八六六年到一八七八年为“海滨男生学校”校长,中国学生詹天佑等是在一八七三年到一八七五年在该校就读。该校是一个为进入耶鲁的预备住宿学校,有来自南美、日本等地之外国学生,相当中国六年制的中学。学校也很注意职业教育,着重数学学科,及心智、身体、操行的均衡发展。课余也很注意音乐,因为诺索布校长本人很爱好音乐。

诺索布夫人婚前,曾是丘房高中的第一位老师。在海滨男生学校,因为詹天佑数学很好,他极力鼓励他学习科学,对詹天佑一生的影响很大。

诺索布夫人有女儿苏菲(Sophie)及儿子威利(Willis Dickerman Northrop, 1870—1956),后者是詹天佑幼年的好友。……

③ 诺索布夫人(Martha D. Northrop 1830—1909),曾为詹天佑的中学老师,其丈夫诺索布(Luther H. Northrop)曾是“海滨男生学校”的校长,詹天佑、欧阳赓均曾就读于该校。

④ 詹天佑于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参加“中国铁路公司”服务。

⑤ Imperial Railways of North China 或系“津榆铁路总局”待考。

自我离美,至今未曾忘记你,我常忆起你对我们的慈爱,和你对教育我所受到的辛苦。

我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向你学更多的东西。看到你的来信,知道你还记得我们,使我非常欣慰。罗国瑞现在“汉口钢铁厂”工作,欧阳赓我相信你记得,他在旧金山任副领事,他一定还在那里。

知道你、威利和苏菲^①的近况,我们会很高兴。很难过你将旧居出卖,因为它曾是我们愉快的家。当年,我们在那里闹翻天。我记得老祖母,他还活着吗?威利在政府船坞做什么事?我在威士海芬有太多的老朋友,乔治·伊文(George Evans)在做什么?我听说芮曼·派特(Lyman Peet)在福州传教。苏菲和柯林斯先生结婚了吗?我从你的信中猜她将是柯林斯太太了。就此搁笔,希望你快乐健康!

詹天佑(签名)

又:代问苏菲及威利好,有空时请他们写信给我。

(本信原件现藏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

高宗鲁译注:《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第18—22页。

中国最早的百名留美学生(节录)

当第一批三十名幼童,告别双亲,远去异国要作十五年之逗留,每人感觉是惊惧与兴奋交炽的。远在天边的美国情形更使人无法想像,中国流行各种故事,把美国形容成道教中的十八层地狱。

中国早期著名留学生颜惠庆(W. W. Yen)曾讲述过他未能参加幼童留美的往事。他说,他在幼年时,中国官吏下乡催促家长送子弟官费留美,他的双亲本已心动,但有人说美国“有野人会生剥人之皮,再披上狗皮,使人变成四不像的动物!”

类似这种故事,使许多家长闻之生畏,而不敢让子女前去报名。故在第一批留美幼童中,多半来自上海和广东。他们的家庭,

^① 威利(Willis Dickerman Northrop)及苏菲(Sophie)均为诺索布夫人之儿子及女儿,也为詹天佑的好友。

或者已习惯与洋人交往,或则是在亲戚中幸有通晓洋务者,再鼓励举棋不定的家长送子弟去留美。

李恩富,他是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第二批留美的幼童,记得他表哥如何劝其寡母,要他去留美。他表哥在上海经营茶叶,故“返家将幼童赴美留学计划,说得天花乱坠。并且说幼童以后前程似锦。因而,我母亲才允肯我报名留美”。

为使他们抵达友邦要显示高贵的气质,再加上准备长期留美,中国政府为幼童们准备了大批中国官式长袍及服装。

幼童先向上海道台辞行,再去拜访美国驻沪领事。然后大家像一位幼童所写:“怀着沉重心情,向岸上落泪的双亲及微笑的朋友告别”而踏上征途。

第一批幼童由上海先到日本横滨,再换轮船“中国号”,开往旧金山。在旧金山有三天逗留,使他们首次目睹美国文明。无疑,这使他们消除了一些对将来前途的忧虑和不安。

当横贯美国大陆,对幼童特别有趣,他们看到无垠的西部平原。一位幼童写下他的印象:“真正的红人,头上插着鹰羽毛,脸上有不同颜色的花纹,像中国平剧中的脸谱,还拿着弓箭。”

当他们抵达康州哈德福城时,容闳亲自迎接他们。不久,幼童就分配到康州河谷两岸的美国家庭中。李恩富后来成为纽约中文报纸的编辑,他有下面的回忆:

“我很幸运地分配到春田城(麻州)一位慈祥的太太家,他赶着马车来接我们。当我被介绍给她时,她拥抱我并吻我。她的动作使其他同学均大笑,更使我脸红。当然,我没说出我的尴尬。可能自襁褓以后,这是我首次被人亲吻。”

李及其他住在这家的幼童,仅懂少许英文,故初期要经过许多适应。幼童们着中装丝质长袍,白布底绸鞋。当第一个星期天来临时,主人要他们去“主日学校”,幼童们只听懂“学校”二字,便立刻收拾书包,以为期待已久的日子来临了。

当他们在迷惑中,发现是坐在教堂里时,有两位中国幼童立刻由教堂夺门而出,直跑回住处,关在自己房间中。幼童们有些后来皈依基督教,但多数幼童,虽然在美国主人的影响下,始终没有信教。

幼童的“美国化”,其速度惊人,他们多半介于十二岁至十六岁之间。如果使他们标新立异而与大多数年轻人不同,他们对自身印象最为敏感,而感到不自在。

起初,规定他们必需穿长袍和结辫子,颇似女孩。美国同学均哄笑叫他们中国女孩!这种嘲笑,引来不少次打得鼻青眼肿的纠纷。后来中国幼童决定穿西装。这是容闳及陈兰彬意见冲突之开始。

容闳了解幼童之苦衷,始终表示同情,但陈兰彬认为脱下象征中国士大夫的长袍,令人匪夷所思,幼童也想剪去辫子,但政府严令禁止,因为辫子是忠君爱国的象征。由于自由环境之影响,后期确有一位幼童剪除辫子,均被立刻遣送回华,以示惩罚。

住在麻州李镇的史密斯(Annie Smith)太太,她记得有两位中国幼童就读该地。他们住在教堂助祭海德(Alexander Hyde)先生家。“当第一次中国幼童着锦缎长袍,出现在李镇教堂时,曾引起全镇的轰动。中国幼童着厚底布靴,戴瓜皮帽。有一次其中一位幼童,追逐邻居之猪,引起村人发笑。不久他们改着黑色或蓝色法兰绒西装上学,都把整齐的辫子,盘在头上,或藏在颈后衣领中。”

幼童住在李镇时,其中一位对养鸡最有兴趣,他养了大批麻州的洋鸡,在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突然奉召回华时,他还特别带了一笼该种鸡返回中国。

鲁意莎·巴脱拉脱小姐(Louise Bartlett)是佛妮·巴脱拉脱(Fannie Bartlett)太太的女儿,在她们家住过好几位中国幼童。她记得这些幼童:“都很年轻也是很好的玩伴,聪明风趣,教他们玩一

种游戏后，他们准会赢。除了开始有些困难外，他们英文进步极快。他们升入中学后，均获师长们青睐及同学之好感。”巴脱拉脱家庭，与最早留学生容闳也关系密切。

佛妮·巴脱拉脱女士是“纽约盲哑学校”教授大卫·巴脱拉脱(David Bartlett)的寡妻。一八四七年(道光廿七年)，勃朗校长由华返美时，曾携容闳等三位学生同来，巴脱拉脱教授夫妇亲自到码头欢迎他们。

勃朗在中国担任“玛礼孙学校”校长，后来又应日本政府之聘，在东京设立西式学校，故他是西方教育在中日两国的创始者。勃朗夫人(Elizabeth Bartlett)就是巴脱拉脱教授之侄女。

在哈德福城，巴脱拉脱夫人的三位女儿：玛丽、玛格丽特，及鲁意莎都是住在她们家中的中国幼童的好友及指导者。中国幼童们一直不忘在巴府受到的热情诚挚接待。

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鲁意莎及玛丽小姐，曾应昔日他们照顾过的幼童梁敦彦之邀特游华一年。这两位新英格兰的少女，在中国达官贵人华丽府第中，曾渡过愉快的一段时间。

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中国政府授权容闳在哈德福城建造“幼童出洋肄业局”楼房一座。容闳本意在建立永久局址，以使中国政府不会对留学计划半途而废，他希望幼童留学计划在美国根深蒂固。

这座建筑，耗资七万五千美元，不仅可供办公处所，并有教室、宿舍，以便幼童来哈城进修中文之用。

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陈兰彬奉调回国，以区谔良代之而为“肄业局”委员(区氏，广东南海人，同治十年进士，选庶常。)当时，容闳与陈兰彬之关系，已渐有龃龉不合。陈在美期间亲见幼童日趋“美国化”，视为“离经叛道”。当时该局得到李鸿章之大力支持，故陈的不满报告，并未给该局带来太大的影响。

李鸿章是一个老练的政客，他的热心支持，也随政治气候而改

变。在一八七八年(光绪四年)中美关系相当友好。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七月廿八日签订的“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俗称“蒲安臣条约”,尚未被美国国会修改。“华工”赴美,在美国西岸尚未酿成政治事件。

但不久情势大变,美国国会通过种族歧视的“排华法案”,这使中国政府对美国极感失望。

接着在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发生的事,使中国士大夫“保守派”,对容闳的醉心“西化”更益增怀疑之感。容闳公开地希望,幼童们接纳美国人的观点,故忽视了中文教学。而根据原订章程,中学西学应当同时并进的。

容闳本人很早皈依了基督教,在一八五二年(咸丰二年)又入了美国籍。而尤有进者,他与哈德福城一位世家的女儿鲁意莎·克洛小姐(Louise Kellogg)结婚了。

婚礼是由哈城杜吉尔(J. H. Twichell)牧师主持。

在杜吉尔牧师的日记中,曾留下许多有趣的记载。例如,在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二月廿四,杜牧师写到:

“今天,我的好友‘肄业局’的容闳,与康州爱文城(Avon)的玛丽·L·克洛小姐结婚了。

他们是在一年前订婚,克洛小姐在她家中教两位中国幼童。他们的结合已引起许多议论,有人持怀疑态度,有人竭力反对,也有人(像我一样)高兴这桩婚事。我只希望这项婚姻不会有碍容闳在中国政府的前途和事业。

在过去,偶而围炉闲谈时,我与我妻每向容闳提及结婚之事,他总回答我们说,他不想和中国女人结婚,但也不会有美国女人愿意嫁给他。我们总是提醒他,他的后半段话是不能证明的。故此次婚事,我们夫妇也有份促成,我们将静观结局如何。如信心常在,结果必佳。

今天我与克洛(Edward W Kellogg)医生(当系克洛小姐之

兄)陪同容闳驱车回去。时当冰雪,山路崎岖难行。

我回来时,与‘肄业局’汉文教习叶绪东(源浚)及容增祥(之甫)二君同返。他俩均着中国官员服装,在康州‘清教徒’庄严宗教仪式中出现,强烈比照真相映成趣,特别予我印象久久难忘。

婚礼以后,容闳,克洛,巴脱拉脱太太及我,均退到克家古色古香的书房中,为了礼貌及不冷落中国的贵宾,大家也向叶,容二君举杯致敬。”

容闳之婚姻,夫妇均感幸福。也更加速北京“守旧派”对该局之杯葛,认为该局存在乃孔教之辱也。

容闳婚后生有二子,长子容覲彤(Morrison Brown Yung),次子容覲槐(Bartlett Golden Yung)。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肄业局”奉命裁撤回华后,再加上一八八六年(光绪十二年)六月容妻之病逝,使容闳全部希望均归破灭。故容闳晚年是颇为孤独而寥寞的,他晚年以二子为慰,二子均毕业于耶鲁大学,也均回到中国,并同娶华妇。容覲彤于一九三四年(民国廿三年)在北京去世。容覲槐后来定居上海,为著名工程师。

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陈兰彬及容闳分别出任驻美、日、秘正副使臣(公使),这是一种荣升,但容闳希望能专心主持“肄业局”,他曾去信给李鸿章,请求改变任命。李回复他,在出任驻美国副使外,同时可以保留对该局的职权。然而公务使他常驻华府,对幼童教育,更有鞭长莫及之感了。

一八七八年(光绪四年),陈兰彬二次抵美就任中国首任“驻美公使”,同来者有新任“幼童出洋肄业局”“委员”吴子登。

名誉上,吴氏也在容闳监督之下,他的出任斯职,经过不详,但以他以后所作所为来看,吴似为中国“守旧派”派来,拟对“肄业局”有所行动的。

吴子登抵达哈德福城后,不断向北京报告该局管理不善及幼童“洋化”之情形。他可能是由李鸿章派遣,鉴于中国官方舆论批

评该局，故李不想再支持该局，或思欲结束之。但无论如何，由于吴的来临，该局之撤回，只是时间问题了。

吴与容闳一开始就发生冲突，吴子登对学生的自由生活方式无法容忍，因为中学荒废，有些学生且忘记华语，故吴认为学生完全丧失士大夫及孔教之修养。

幼童对中文所知甚少，也无心学习，即使有心学习，但美国环境压力之大，实难抗拒，留学经年，言行思想自均似美国学生，每月一元的零用钱也不敷使用，有几位幼童因借债，而被遣返中国。也有剪除辫子且皈依基督教，故更构成“大逆不道”之事件了。

容闳高兴中国幼童在气质上的改变，但陈兰彬与吴子登极为不满这种全盘西化教育的结果。

不久，容闳之侄容揆，在正要进入哈佛大学前夕，被该局除名，并勒令遣送回华。因为他已信教并剪掉辫子。如果送回中国，自当受极刑处分。

适当其时，中国幼童之友杜吉尔牧师加以援手，在一八八〇年（光绪六年）十二月杜氏之日记中，他叙述容闳如何筹措费用，并安排容揆在美完成教育之事，杜氏写到：

“容揆在（麻州）‘春田中学’毕业后，即将进入‘哈佛大学’，但与另一名幼童因入教关系，都被‘肄业局’除名，并勒令遣送回华。其他同归者尚有因行为不检，或身体不佳者。

“容闳博士访我，其愿负担容揆大学费用每年七百元，如果能安排使容揆留美不返的话。他并列条件二项：第一，俟容揆自立后自当归还费用。第二，容揆学成后应当替中国政府服务。

“为不愿别人生疑，容闳请我出面，将此条件转告容揆，并且指示他接受。

“当我八月去肯泯河谷时，容揆与我约好在春田城见面。我们谈了此事。故当其他幼童整装待发归去之时，容揆及另一位信教之学生——谭耀勋，他已得到他同批（第一批）来美幼童们之捐助，凑

足进入耶鲁之学费——俩人一齐由寄住之处出走,并躲藏起来。”

谭耀勋于一八八三年(光绪九年)在耶鲁大学毕业,几个月后,因染肺炎去世,葬于康州柯布鲁克(Golbrook)公墓,并刻有中文墓碑以资纪念。

容揆及谭耀勋“信教事件”,当由“委员”吴子登报告回国,清廷对“幼童出洋肄业局”不得不重新慎重考虑了。……

同时,中美原有友好关系,已渐消失。一八六六年(同治七年),“蒲安臣条约”是该“肄业局”设立之原因,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于一八六一——一八六七(咸丰十一年——同治六年)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维护中美邦交友好,且不遗余力劝说驻北京外交使团放弃“炮舰外交”之威胁手段,而与清廷采取合作友好政策。

蒲氏对中国外交贡献很大,故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在他辞去美国公使后,清廷聘任他为“钦差大臣”,赴欧美有约的各国报聘。“蒲安臣条约”,即由于他的大力促成而签订。

惜美国政府在签约以后,并未采取有效措施,对华侨予以平等之待遇。又在种族歧视下,“排华”问题且更成了政客“竞选”“拉票”的花招。

在丹佛城,在怀我明州,“反华暴动”层出不穷。美国“联邦政府”,没有对华人的生命财产损失,提出有效保障及赔偿。

当陈兰彬与容闳以“公使”身份,援用“蒲安臣条约”向“国务院”提出抗议时,美国政府答复,主权在“州政府”,“联邦政府”无权贸然干涉。美国国会,更不顾中国政府威信,在种族偏见的影响下,将“蒲安臣条约”中双边互惠的条款,竟由单方面(美方提出)予以修改或废除了,因此,中国移民被禁止再涉足美邦这一系列事件,使中国政府大失所望,对“蒲安臣条约”之信心,自也大打折扣。

自然,在北京的“保守派”,乘机抓住良机,向开明“进步派”之李鸿章、左宗棠等展开攻击性的夺权斗争。

李鸿章个人是相当沮丧的,因为“肄业局”幼童原计划在毕

业后,可以进入“西点军校”及“海军官校”攻读,以备中国自强之道。当李向美国驻华使节询问中国学生进入军校可能性时,美国官方通知他,中国学生入学,需要美国国会通过“特别法案”。这种回答,出乎李鸿章意料之外。而在当时,“排华”气氛正炽时,国会是无可能通过该项法案的。

在“蒲安臣条约”中规定,中美学生可以有权进入对方官立学校读书。李鸿章一旦获悉中国幼童无法进入“西点军校”及美国“海军军官学校”就读后,他赞成改送中国学生去英国、法国及德国留学,因为该三国军校都欢迎中国学生。

鉴于情势发展,李鸿章如果再为该局辩驳“保守派”人士之批评,自为不智之举。李对派遣大批学生留学计划,也渐失兴趣,当时,中国许多船厂、兵工厂已渐完成,并附设“技术学校”,必须雇用大批西方专家,另外,由中国人名誉上主持,也雇用大批华籍教师及职员等。基于政治需要,也必需给中国人安排一些工作机会。

且“肄业局”引起批评的另一重要原因,有理由相信容闳在财务上独自管理,像其他公家机关贪污陋规,都被杜绝了,引起官场不满。

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李鸿章决定对该局不再予以支持了。他在同年三月三十日给“总理衙门”之长信中,提出是否撤退幼童之问题。李承认,出洋幼童大多数年纪太轻,流于“洋化”实为不当。他说他曾再三警告容闳莫忽视中学,但效果全无。他同意如果贸然撤回,在美造成观感不良,尤其是美国前总统格兰特(Grant)访华时,向中国政府公开提出,应让中国幼童先完成所学。最后,李说该局预算不少,如继续负担对政府财政不利。

李鸿章要求“总理衙门”做一决定,但李信辞句中显然透露,他无意再为“肄业局”之存在而劳力了。……

是年六月八日,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明令在美国康州哈德福城的“幼童出洋肄业局”全体师生尽速撤退返华。……

当撤退命令传抵康州,幼童们均感失望。在过去十年中,许多与中国幼童交往密切的美国朋友也同感懊丧,当时也曾采取阻止行动,结果并未使中国政府收回成命。

杜吉尔牧师日记中,有记载此事的经过,他写到:

“在十月(1880年),由于吴子登委员之报告,威胁到该局之存废,容闳要我起草一个声明书,由中国幼童入学之院校负责人签字,说明‘肄业局’成绩卓著,成功在即,如中途撤回,实属可惜。

“我准备好以后,寄给美国驻华公使安吉立,再转呈李鸿章……

“容闳写信要求我去纽约见格兰特将军,请他出面挽救‘肄业局’之厄运。我请求吾友马克·吐温(Mark Twain)安排,因马氏曾与格将军有一面之缘。马氏写信给格兰特将军,请求在下星期四去访晤他,并且给他一份有关‘肄业局’的资料,包括我在十一月廿一日的一份讲词(有关‘肄业局’的),并说明我们此行目的。

“那天一早,我们抵达第五大街之旅馆,受到格将军之礼貌接待。他对中国之希望及困难,滔滔不绝地发表不少真知灼见。时而问些问题,但多半由他发言。

“最后,他同意写信给李鸿章,请求保留‘肄业局’,他要我再给他写一些要点。

此事,经马克·吐温之安排,出乎意料之外,顺利达到目的。”

由于马克·吐温之协助,格兰特将军之介入,使该局的撤回,也暂时延期。……

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三月十日,容闳告诉杜吉尔牧师,他收到李鸿章之指示,“肄业局”当暂时维持现状。使容闳更兴奋的是,李鸿章告诉他,中国拟修铁路,亟需美国之资本,人力及设备之援助。

但在容高兴以后,紧接着却是失望,很快他就了解,清廷已决定撤回该局全体师生了。

关于此事的发展,再引杜吉尔牧师在同年七月七日之日记:

“容闳来访,说我上次告诉他的消息,与他刚由总理衙门收到

的迥然不同,当他告诉我中国方面的情形后,我觉得‘肄业局’之命运已注定,容闳所抱的希望已经很渺茫了。

“七月九日,昨天收到的消息,明朗显示‘肄业局’情形很糟。经过如此努力,该局仍被撤回,实令许多友人失望!而最为难堪者,当为容闳。唯有企求上帝,他与该局分手的时候已届矣!反对该局的人正得此大好机会,上苍之安排,‘是不可揣测的’。”

这次清廷已不顾美方该局支持者之抗议了。多年来该局存废靠北京政潮而决定,但到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行情对该局早已不利。是年七月七日,最后“指令”传到,勒令“肄业局”即日撤回华。……

该局之撤回,对中国幼童无疑是沉重打击。幼童之中,其中六十名已入大学及技术学校,但大多数则刚开始专门训练。如果再给予五年时间,在工程、矿冶、造船、通讯方面,他们均可大展所学。大多数幼童于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返华后,仍能学以致用,但在初期,仍遭到挫折及学业未成的困扰。

然而,他们给中国官场输进了新血。除少数例外,他们大多数在政府中服务。身体力行,勇于任事,这与过去暮气沉沉的官僚迥然不同。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崭露头角,乃至飞黄腾达,绝大多数,在中国现代化蜕变中,都作出相当的贡献。

Thomas Lafargue: China's First Hundred 高宗鲁译著:

《中国幼童留美史——现代化的初探》第3章,第35—47页。

(四) 留美幼童的撤回

李鸿章:寄陈使

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1881年2月24日)

格兰德来函,幼童在美颇有进益,如修路、开矿、筑炮台、制机器各艺,可期学成,若裁撤极为可惜。子登冬月函称,已入大书院

者满期甚近，可交费由钦差经理，余酌量撤回，其总办以下人等可裁，亦是办法，乞与莼甫等商定。

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一），
电稿一，第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陈兰彬：奏陈驻洋肄业局情形折*（节录）

光绪七年二月初六日（1881年3月5日）

窃臣于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八日，承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递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奉上谕，有人奏，闽洋两局废弛，请飭严加整顿一折，等因，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臣伏查驻洋肄业局，系同治十一年创设于美国之干捏底吉邦哈富得尔城，臣于是年七月，同副使容闳奉委携带第一批幼童出洋，所有章程，均系遵照南北洋大臣原议试办。十二年秋间，臣往古巴岛查察华佣，十三年夏间返局，旋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札调回京，其后各批幼童陆续到局，该局总办、教习各员亦迭有更换。查原奏所称“总办区姓”，系工部升用员外郎区谔良。该员外郎是否吸食洋烟，臣未亲见。惟自光绪元年接充总办，实系有侍妾二人另馆居住，则十数日不到局，到亦踰刻即行之语，谅非无因。但臣于五年二月接准北洋大臣李鸿章抄咨，已经具奏调回原衙门当差，该员外郎旋即交卸离局矣。

又原奏所称“帮办翻译黄姓”，查系候选同知黄大权。该同知原系奏带随使之员，派充华盛顿使署翻译。五年三月，臣往日斯巴尼亚国，适该局总办候选道容增祥丁忧回籍，副使容闳兼摄局务，拟派帮办，臣虑及该同知洋习太重，在局究不相宜，当于是年闰三月去法国涂次，寄札改派为金山总领事公署翻译，以金山相距一万四千里，可免其沾涉局事也。

现在该局总办系侍讲銜翰林院编修吴嘉善，教习系候选同知容思济，候选县丞沈金午，各员皆不崇尚洋教，察出各学生弊窦，亦

节次撤遣回华,不肯姑息。惟上年十一月,吴嘉善特来华盛顿,面称“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惟裁撤人多,又虑有不愿回华者,中途脱逃,别生枝节”等语。臣当语以拟何办法,总宜咨呈南北洋大臣酌夺。嗣经迭次函牍询问,尚未据吴嘉善复有定章。臣窃维吴嘉善身膺局务,既有此议,诚恐将来利少弊多,则照其所言,将各学生撤回内地,严加甄别,择稍有器识者分派需用各衙门,充当翻译通事,俾之学习政事威仪,其次者令在天津、上海各处机器、水雷等局专习一艺。各学生肄业多年,洋文固已谙通,制造亦当涉猎,由此积累,存乎其人,亦不在久处外洋方能精进。至所虑中涂疏脱一节,即责成该总办督同教习各员,亲行管带回华交代,自免意外之虞。

惟查该局向章,一切事宜,均具报南北洋大臣核办。此次应否撤局及如何带回交代之处,自应由该局总办筹有章程,呈请南北洋大臣核定,奏明办理,以归画一。

臣恭奉谕旨飭查,理合将驻洋肄业局现在实情缮折具陈。

《洋务运动》(二),第164—165页。

译署:论出洋肄业学生分别撤留

光绪七年二月三十日(1881年3月29日)

昨奉公函,以幼童肄业局作何遣撤尚无定章,属即酌度办理等因;仰见筹虑精详,实事求是至意。

查学生出洋肄业,原所以储异日之用。从前曾文正公创办之初,奏派陈荔秋、容菴甫为正副总办,盖以菴甫熟谙西事,才干较优;荔秋老成端谨,中学较深,欲使相济为功也。既而荔秋因古巴华佣一案调回中国,旋与菴甫同充驻美公使,其肄业局总办则区员外谔良与菴甫同任之;幼童附入书院等事,由菴甫一手经理。比区君调回,继之者为容主事增祥,不久丁忧,又继之者为吴子登编修,

乃莼甫所推荐，而荔秋所奏调者也。

迩年以来，颇有议莼甫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者，鸿章尝寓书诫勉，不啻至再至三。往岁荔秋出洋，曾与面商，请其照料局务，荔秋亦慨然允许。而前年子登到局后，叠函称局务流弊孔多，亟宜裁撤，是以鸿章累次函告荔秋、子登会商莼甫妥筹应留应撤，或半留半撤之法。嗣荔秋等皆有来函，似其意见甚相齟齬，故商办未能就绪。鸿章平心察之，学生大半粤产，早岁出洋，其沾染洋习或所难免；子登绳之过严，致滋凿枘，遂以为悉数可撤，未免近于固执。后次来信，则谓学生之习气过深与资性顽钝者可撤回华，其已入大书院者满期已近，成材较速，可交使署兼管。其总办教习翻译等员，一概可裁，尚系审时度势之言。莼甫久管此局，以谓体面攸关，其不愿裁撤，自在意中；然阅其致子登函内，有分数年裁撤之说，尚非不可以理喻者。荔秋与莼甫抵牾已久，且其素性拘谨畏事，恐管理幼童与莼甫交涉更多，或被掣肘，故坚持全裁之议。彼其所虑，固非无因。然荔秋与莼甫均系原带幼童出洋之人，均不能置身事外。子登续拟半撤之法，既不尽弃前功虚糜帑项，亦可出之以渐，免贻口实。且其意谓得使署照料，呼应较灵，亦系实情。

查各国出洋肄业生徒，多由公使兼理，本属责无可贷。刻下驻美人员资望权位皆推荔秋为最优，敝处相隔数万里，局务利弊究难悉其底蕴，孰撤孰留，非由荔秋等就近察办不可。正在踌躇间，适接美前总统格兰德及驻京公使安吉立来信，安使信内并钞寄美国各书院总教习等公函，皆谓学生颇有长进，半途中辍殊属可惜，且于美国颜面有损。鸿章因思前此幼童出洋之时，钧署暨敝处曾函托美使倭斐迪照料，该国君臣喜中国振奋有为，遇事每能帮助；今无端全撤，美廷必滋疑骇；况十年以来用费已数十万，一旦付之东流，亦非政体。若照子登后议，将已入大书院者留美卒业，其余或选聪颖端慤可成材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渐撤回。若使署可以兼顾，其肄业局总办、教习、翻译人等亦可酌裁省费。但必通盘核算，先

将经费划清,究竟节省若干,日后每岁应用若干,庶免更滋弊混。敝处已发电信并续钞格兰德及安使来函,谆致荔秋、子登就此与莼甫会商妥办。今省荔秋上钩署书意,自尚未接敝处最后一函。荔秋所深虑者在莼甫暗中阻挠,然闻莼甫有愿接子登交代之说。昨接上海寄到二月十二日荔秋来电云:“顷接电示,知子登又有变计,应否撤局,自由尊裁。惟兰彬弗能经理,万乞鉴原。莼甫如何,由其自报”等语。是此事并未与莼甫妥商,莼甫亦无另报,鸿章实系无从捉摸。可否请由尊处函致驻美正副使,属其和衷商榷,会同子登经理,则荔秋未便推诿,莼甫未能显违,而子登亦必乐从,诸务当可顺手。荔秋迭函称年老多病,期满在迩,求退甚切。傥因使事较烦不能兼顾,将来似可交副使兼管;但此时必需荔秋综其大纲,既觉切实可靠,亦事势不得不然。敝处仍当随时函告荔秋、莼甫、子登,劝令销融意见,尽心公务,以收实效。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2。又见
《洋务运动》(二),第 177—179 页。

李鸿章:寄陈使

光绪七年四月十九日(1881 年 5 月 16 日)

望转致莼甫、子登,将出洋局幼童择其颖悟纯静、尚未入大学院者二十人,令速赴各处电报馆游历,讲求电学,津、沪新设电报需人,两月后文书到美,即令伊等回华供差。

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一),
电稿一,第 7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

奏请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折* (节录)

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1881 年 6 月 8 日)

窃维肄业局之设,原以办理洋务须熟习彼中情形,方免隔阂。

自同治十年由南北洋大臣奏定章程，挑选幼童中之资质较优者派员管带出洋，前往就学，以备异日材成之用。及在哈富设局后，凡有水土不服过重及不遵约束者，先后分起撤回；其留局肄业诸生虽未必尽属成材，但使教导有方，尚可收拔十得五之效。詎料日久弊生，有名无实。上年刘坤一来京，代该局前任总办区谔良转递节略一纸，条陈局中利弊，颇为详尽。臣等当即函致陈兰彬，嘱其确切查明。旋据复称，该局利少弊多，难资得力。臣等又与李鸿章往返函商，李鸿章亦有半撤半留之议。去年十一月十六日奉上谕：“有人奏，洋局废弛，请飭严加整顿一折，著李鸿章、刘坤一、陈兰彬查明洋局劣员，分别参撤，将该学生严加约束，如有私自入教者，即行撤回，仍妥定章程，免滋流弊”等因，钦此。钦遵，恭录行知遵照去后。嗣据陈兰彬奏称：“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顿，亦觉防范难周，亟应将该局裁撤”等语。奉旨：“该衙门知道。”钦此。

臣等查该学生以童稚之年，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惟恃管带者督率有方，始能去其所短，取其所长，为陶铸人材之地。若如陈兰彬所称，是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已大失该局之初心。四月二十六日，准李鸿章来咨，现调出洋学生二十名赴沪听候分派，是亦不撤而撤之意。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相应飭下南北洋大臣，趁各局用人之际，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一面妥订章程，责成该局员亲自管带各童回华，庶免任意逗留，别生枝节，至诸生肄业既久，于原定章程九门当亦渐通门径，回华后察其造诣浅深，分配各处，庶无失材器使之意。局中一切经费，即自裁撤之日，逐款划清，不准再有虚糜，并咨报臣衙门备案，以重帑项。

《洋务运动》(二)，第165—166页。

李鸿章：复吴子登

光绪七年六月初四日(1881年6月29日)

总署已奏准全撤，俟奉到行知照办。电报学生可令先回。执事须将局内经手公务了清，方能起程回国。

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一），
电稿一，第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容闳：留学事务所之终局

最后一批学生，于一八七五年秋间抵美。同时偕来者，有新监督区岳良〔当为区谔良〕，新翻译邝其照，更有汉文教习二人，皆为李文忠所派者。兹数人予曩在中国亦皆识之，而于区、邝二君交尤熟。此次更动之原因，出于陈兰彬一人之意。陈以急欲请假回国，遂请政府另派新监督以代其职。又陈于古巴调查华工之役，深得汉文教习叶绪东之臂助；故此次归国，并欲携叶偕行。而旧日翻译曾兰生，亦以他故，政府命其交卸回国，予于数月前已知有此更动，不以为意也。

自陈归北京三月，中政府忽派陈兰彬并予同为驻美公使，叶绪东亦得参赞。以常理论，是为迁擢，事属可喜，然予则不以为荣以为忧。予友皆贺予升迁，盖亦未就全局之关系一着想。若专就予一身言，以区区留学生监督，一跃而为全权公使，是政府以国士遇我，受知遇而不感激，非人情。但以教育计划言，是予视为最大事业，亦报国之唯一政策；今发轫伊始，植基未固，一旦舍之他去，则继予后者，谁复能如予之热心，为学生谋幸福耶？况予与诸学生相处既久，感情之亲不啻家人父子；予去，则此诸生且如孤儿失怙，是恶可者？默揣再四，乃上书总督，略谓：“过蒙逾格擢升，铭感无既。第公使责任重大，自顾庸朽不堪负荷。拟乞转请政府收回成命，俾得仍为学生监督，以期始终其事。俟将来留学诸生，学成种种专门

学术,毕业归来,能为祖国尽力,予乃卸此仔肩,如是量而后入,予个人对于祖国,得略尽其天职。且此学生皆文正手植,譬之召伯甘棠,尤愿自我灌溉之,俾得告无罪于文正。况政府既已派陈兰彬为公使,则外交事务以陈独当一面,必能胜任,固无需予之襄助也。”是书予倩容云甫属稿缮就,寄之中国。容云甫即偕第一批学生来美,与叶绪东同为汉文教习者也。书上后四月,总督有复函来,不准不驳,亦允亦否。盖命予为副公使而兼监督之任,俾予于留学生方面,仍得有权调度一切也。

新监督区岳〔谔〕良,大约即陈兰彬所举荐,此行与一妻二子俱来。区君较陈兰彬为年少,虽非翰林出身,固亦中国饱学之文士。其人沉默静穆,对于一切事物,皆持哲学观念,不为已甚。其于前人布置已定之局,绝不愿纷更破坏之。观其所言所行,胸中盖颇有见地。惜此君任事未久,于一八七六年即辞职归国。

一八七六年,陈兰彬以全权公使之资格,重履美土,一时携来僚属极多。中有一人曰吴子登,予约二十年前曾在上海识之。其人亦为翰林,第不知何故从未指分各部授职,亦从未得政府之特别差委,闻其人好研究化学,顾所研究亦殊未见其进步。凡与吴交者,咸赠吴以性情怪僻四字之考语。当区岳良辞监督职时,陈兰彬乃荐此性情怪僻者以继任,李文忠亦竟贸然允陈之请,于是留学界之大敌至矣。吴子登本为反对党之一派,其视中国学生之留学外洋,素目为离经叛道之举;又因前与曾文正、丁日昌二人不睦,故于曾、丁二公所创之事业,尤思破坏,不遗余力。凡此行径,予初不之知,乃陈兰彬属下代理秘鲁公使某君告予者。然则陈兰彬之荐吴继区,可知陈亦极顽固之旧学派,其心中殆早不以遣派留学为然矣。陈之此举,不啻表示其自居反对党代表地位,揜拳掳袖,准备破坏新政,以阻中国前途之进步。甚矣,知人之难也。

陈既挟此成见,故当其任监督时,与予共事,时有齟齬。每遇极正当之事,大可著为定律,以期永久遵行者,陈辄故为反对以阻

挠之。例如学生在校中或假期中之正杂各费，又如学生寄居美人寓中随美人而同为祈祷之事，或星期日至教堂瞻礼，以及平日之游戏、运动、改装等问题，凡此琐琐细事，随时发生。每值解决此等问题时，陈与学生常生冲突，予恒居间为调停人。但遇学生为正当之请求，而陈故靳不允，则予每代学生略为辩护。以是陈疑予为偏袒学生，不无怏怏。虽未至形诸词色，而芥蒂之见，固所不免。盖陈之为人，当未至美国以前，足迹不出国门一步。故于揣度物情，评衡事理，其心中所依据为标准者，仍完全为中国人之见解。即其毕生所见所闻，亦以久处专制压力之下，习于服从性质，故绝无自由之精神与活泼之思想。而此多数青年之学生，既至新英国省，日受新英国教育之陶熔，且习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其故态，固有不期然而然者，此不足为学生责也。况彼等既离去故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昔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踉驰骋，不复安行矩步，此皆必然之势，何足深怪。但在陈兰彬辈眼光观之，则又目为不正当矣。

陈兰彬自赴华盛顿后，与哈特福德永远断绝关系。因有以上种种原因，故其平素对于留学事务所，感情极恶。即彼身所曾任之监督职务，亦久存厌恶之心。推彼意想，必以为其一己所受纯洁无瑕之中国教育，自经来美与外国教育接触，亦几为其所污染。盖陈对于外国教育之观念，实存一极端鄙夷之思也。虽然，陈之此种观念，亦未免自忘其本矣。独不思彼一生之发迹，固由于此素所厌弃之事业耶？设无此留学事务所，则彼亦安能以二十年刑部老主事，一旦而为留学生监督？更安得由留学生监督，一跃而为华盛顿公使？是则此留学事务所者，固大有造于陈兰彬，不啻为其升官发财之阶梯。陈苟能稍稍念木本水源，则不当登高而撤梯。乃不谓其尽忘前事，极力欲破坏予之教育计划，而特荐吴子登为留学生监

督。吴之为陈傀儡，又恰合其身份。盖舍吴而外，固无人能受陈黑幕中之指挥也。吴既任监督，而留学事务所乃无宁岁矣。

一八七六年秋间，吴既任事，对于从前已定之成规，处处吹毛求疵，苛求其短。顾有所不满意，又不明以告予，惟日通消息于北京，造为种种谣言：谓予若何不尽职，若何纵容学生，任其放荡淫佚，并授学生以种种不应得之权利，实毫无裨益；学生在美国，专好学美国人为运动游戏之事，读书时少而游戏时多；或且效尤美人，入各种秘密社会，此种社会有为宗教者，有为政治者，要皆有不正当之行为；坐是之故，学生绝无敬师之礼，对于新监督之训言，若东风之过耳；又因习耶教科学，或入星期学校，故学生已多半入耶稣教；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云云。

吴子登日毁予于北京友人及李文忠前，予初毫无闻知。后文忠有书来，以吴报告之言转告，命予注意。予乃知吴媒孽予短，因亦作书报文忠。书中略谓：“凡此捕风捉影之谈，皆挟私恨者，欲造谣生事，以耸听闻。予固知造此言者，其人性情乖张，举止谬妄，往往好为损人不利己之事。似此荒谬之人，而任以重职，实属大误。今彼且极力思破坏从前曾文正所创之事业。夫文正之创此留学事务所，其意固将为国家谋极大幸福也。吴子登苟非丧心病狂，亦何至欲破坏此有益于国之事？愚以为若吴子登其人者，只宜置之疯人院或废病院中，恶足以任留学生监督？且举荐吴者实为陈兰彬，陈亦怯懦鄙夫，生平胆小如鼠，即极细微之事，亦不敢担负丝毫责任。予之与陈共事，无论外交方面，教育方面，意见咸相左。予今试略举一事，一八七三年政府派陈赴古巴调查华工情形，陈奉命不敢遽往，迟至三月后乃首途。且于未行之先，先遣他人为之试探。所遣者为叶绪东及一教员，并有美国律师及通译各一人。迨诸人调查既

竣，事事完备，陈乃至古巴略一周旋，即返美呈报销差矣。凡冒炎暑任艰巨之事，皆叶绪东一人当之，陈兰彬特坐享其成耳。今则陈兰彬已升迁公使，而叶绪东乃仅得参赞。予之为此言，非有所私憾于陈兰彬而德叶绪东，第见政界中往往有此不平之事。无功受禄转来不虞之誉，劳苦功高反有求全之毁。总督明察，当知予之所言，非有所掩著。盖予固甚愿辞公使之职，仍退处于监督旧任，俾得专心于教育事业，冀将来收良好之效果。即如某日因事致书于美国国务院，予与陈兰彬意见不合，致有争论，尔时予曾语陈，谓无论副使公使若何尊荣，皆不在予心目中，予已预备随时辞职，以便足下独断独行。斯言也，亦足以表明予之心迹矣。”

予为此详细之报告以复总督，欲其知予之历史及陈、吴二人之行为也。至于总督以何言告陈兰彬，则非予所得知矣。第此后公使馆及留学事务所两处，表面上似觉暂时平静，并无何等冲突。会有数学生程度已高，予意欲送其入陆海军学校肄业，乃致书美国国务院，求其允准。美国国务院复书，则以极轻藐之词，简单拒绝予请。其言曰：此间无地可容中国学生也。嗟夫，中国之见轻于美人，其由来也渐矣。先是有美国工党首领某某二人，创议反对华工。太平洋沿海一带人民咸受其煽惑，即美政府及行政各部亦在其催眠术中，而以美国国会为尤甚。当时有上议院议员名白伦(Blaine)者，最为兴高采烈，首先创议反对华人。推白伦之心理，亦非与华人有深仇夙恨，不过其时脑中有欲作总统之妄想，遂假此题目以博誉于工党，冀得太平洋沿海一带之选举票也。自有此议以来，美人种族之见日深，仇视华人之心亦日盛。不独此次予之请求为其直捷拒绝，即从前一八六八年中政府与美政府所订之勃林加姆(Burlingame)〔即蒲安臣〕条约亦无端遭其蹂躏，视如无物。此种完全违背公理之举动，实为外交界从来所未有。而美国国会中人，乃不惮蔑视条约，以为区别种族之预备。故后来禁止华工之议案一经提出，即由国会通过，立见实行。予此次请求之被拒，乃

蔑视中国之小焉者耳。

予之所请既被拒绝，遂以此事函告总督。迨接读总督复书，予即知留学事务所前途之无望矣。总督复书，亦言美政府拒绝中国学生入陆海军学校，实违背一八六八年之条约，惟亦无如之何云。自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八年，留学事务所已过之历史，予已略述如前状。而此致美政府请求学生入陆海军学校之一函，亦即为予任学生监督最后所办之公牒。一八七八年以后，则予身之职务，乃专在公使馆中矣。

予向美政府请求之事未成，总督意似不悻。吴监督子登闻之，遂又乘风兴浪，思设法以破坏此留学事务所。顾吴一人之力犹有未逮，因暗中与陈兰彬密商，设为种种伪言，以极细微之事，造成一绝大文章，寄之北京。适此时反对党中有一御史，因美国华工禁约之举，遂乘机上一封奏，请即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学生，以报复美人之恶感。政府阅之，亦未敢贸然准其所奏，乃以此事质之总督李文忠、公使陈兰彬与监督吴子登三人，询其意见。李文忠此时不愿为学生援手，即顺反对党之意而赞成其议。陈兰彬因曾任留学生监督，此中真象理应洞彻，故政府亦垂询及之。陈乃以极圆滑之词答政府，谓学生居美已久，在理亦当召回。其措词之妙，可谓至极。吴子登则更无犹豫之词，直捷痛快以告政府，谓此等学生当立即撤回，归国后并须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云。此三人各陈所见，初无一语询予。予于此事，已无发言之权。盖彼等咸疑予怀私见，即有所言，亦不足信也。留学事务所之运命，于是告终，更无术可以挽回矣。此百二十名之学生，遂皆于一八八一年凄然返国。

美国人中，理想高尚、热心教育、关怀于东西人种之进步者，正复不少。其对于中国解散留学事务所召回留学生之举动，未尝不竭尽全力以争之，爰即联名上书于总理衙门（即外务部）反对此事，惟措词极其和平，态度始终镇静耳。其中主张最力者，为予毕生之良友吐依曲尔君及蓝恩（Lane）君。赖彼二人提倡，联络多数之大教

育家及大学校长，签名书中，思有以阻止中国为此退化之事。此书为耶鲁大学校长朴德(President Porter)手笔，虽后来未获收效，顾其词严义正，磊落光明，诚不愧为文明人口吻。爰录其文如下：

总理衙门(即外务部)鉴：

予等与贵国留美学生之关系，或师或友，或则为其保人。今闻其将被召回国，且闻贵国政府即欲解散留学事务所，予等咸规规自失，且为贵国忧之。今请以某等观察所及，及得之外界评论者，为贵衙门一陈之。

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即文学、品行、技术，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亦咸能令人满意无间言。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其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抑，尤为外人所乐道。职是之故，贵国学生无论在校内肄业，或赴乡村游历，所至之处，咸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凡此诸生言行之尽善尽美，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代表，足为贵国增荣誉也。盖诸生年虽幼稚，然已能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皆与祖国国家之名誉极有关系，故能谨言慎行，过于成人。学生既有此良好之行为，遂亦收良好之效果。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于贵国人之偏见，至此逐渐消灭。而美国国人对华之感情，已日趋于欢洽之地位。今乃忽有召令回国之举，不亦重可惜耶。夫在学生方面，今日正为最关重要时期，曩之所受者，犹不过为预备教育，今则将进而求学问之精华矣。譬之于物，学生犹树也，教育学生之人犹农也。农人之辛勤灌溉，胼手胝足，固将以求后日之收获。今学生如树木之久受灌溉培养，发芽滋长，行且开花结果矣，顾欲摧残于一旦而尽弃前功耶？

至某等授予贵国学生之学问，与授与敝国学生者不少异，绝无歧视之心。某等因身为师保，故常请贵国所派之监督或其代表来校参观，使恍然于某等教授中国学生之方法。惜贵国所派之监督轻

视其事，每遇此种邀请，或不亲临，或竟无代表派来也。贵衙门须知此等学生，乃当日由贵政府请求美国国务卿，特别咨送至予等校中，欲其学习美国之语言、文字、学术、技艺，以及善良之礼俗，以冀将来有益于祖国。今学生于科学、文艺等，皆未受有完全教育，是所学未成。予等对于贵国之责任，犹未尽也。乃贵政府不加详细调查，亦无正式照会，遽由予等校中召之返国，此等举动，于贵国国体，无乃有亏乎？

某等对于贵国固深望其日跻富强。即美国国人平日待遇贵国学生，亦未尝失礼。贵政府乃出此种态度以为酬报，揆之情理，亦当有所不安。至于他人之造谣诬蔑，谓中国学生在校中肄业，未得其益反受其损等言，此则某等绝对不能承认。何也？苟所谓无益有损者，指其荒芜中学而言，则某等固不任咎。以某等对于此事，从未负丝毫职务也。况贵政府当日派送学生来美时，原期其得受美国教育，岂欲其缘木求鱼，至美国以习中学？今某等所希望之教育虽未告成，然已大有机会可竟全功。当此事业未竟、功过未定之日，乃预作种种谣言以为诬蔑，是亦某等所不乐闻也。某等因对于素所敬爱之贵国学生，见其忽受此极大之损失，既不能不代为戚戚；且敝国无端蒙此教育不良之恶名，遂使美利坚大国之名誉亦受莫大之影响，此某等所以不能安缄默也。愿贵衙门三复此言，于未解散留学事务所之前，简派诚实可恃、声望素著之人，将此关于学生智育德育上诬蔑之言，更从实地调查，以期水落石出，则幸甚幸甚。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9章，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黄遵宪：罢美国留学生感赋

汉家通西域。正值全盛时。南至大琉球。东至高句骊。北有同盟国。帝号俄罗斯。各遣子弟来。来拜国子师。皇帝临辟雍。

皇皇汉官仪。石经出玉篋。宝盖张丹墀。诸王立横卷。百蛮环泮池。于戏盛德事，慨想轩与羲。自从木兰狩。国势弱不支。环球六七雄。鹰立侧眼窥。应制台阁体。和声帖括诗。二三老臣谋。知难济倾危。欲为树人计。所当师四夷。奏遣留学生。有诏命所司。第一选隽秀。其次择门楣。高门掇科第。若摘颌下髭。黄背好八服。肯令手停披。茫茫西半球。远隔天之涯。千金不垂堂。谁敢狎蛟螭。惟有小家子。重利轻别离。乞千山头雀。短喙日啼饥。但图飞去乐。不复问所之。兰缕田舍奴。蓬头乳臭儿。优给堂食钱。荣颁行装衣。舟中东西人。相顾惊复疑。此乃妾人子。胡为来施施。使者挈乘槎。四牡光骝骝，郑重诏监督。一一听指麾。广厦百数间。高悬黄龙旗。入室阒无人。但见空皋比。便便腹高卧。委蛇复委蛇。借问诸学生。了不知东西。各随女师去。雏鸡母相依。鸟语日啾啾。庶几无参差。就中高才生。每有出类奇。其余中不中。太半悲染丝。千花红氍毹。四窗碧琉璃。金络水晶柱。银盘夜光杯。乡愚少所见。见异辄意移。家书说贫穷。问子今何居。我今膳双鸡。谁记炊糜粿。汝言盗无粮。何不食肉糜。客问故乡事。欲答言忸怩。嬉戏替戾冈。游宴贺跋支。互谈伊优亚。独歌妃呼豨。吴言与越语。病忘反不知。亦有习袄教。相率拜天祠。口嚼天父饼。手翻景教碑。楼台法界住。香华美人贻。此间国极乐。乐故不蜀思。新来吴监督。其僚喜官威。谓此泛驾马。衔勒乃能骑。征集诸生来。不拜即鞭笞。弱者呼暴痛。强者反唇稽。汝辈狼野心。不如鼠有皮。谁甘畜生骂。公然老拳挥。监督愤上书。溢以加罪辞。诸生尽佻达。所业徒荒嬉。学成供蛮奴。否则仍汉痴。国家糜金钱。养此将何为。朝廷命使者。去留审所宜。使者护诸生。本意相维持。监督意亦悔。驷马舌难追。使者甫下车。含怒故诋谏。我不知许事。我且食蛤蜊。监督拂衣起。喘如竹筒吹。一语不能合。遂令天地睽。郎当一百人。一一悉遣归。竟如瓜蔓抄。牵累何累累。当其未遣时。西人书交

驰。校长某何谁。愿言华学士。留为国光辉。此来学日浅。难言成与亏。颇有聪颖士。利锥非钝槌。忽然筵席撤。何异鞶带褫。本图爱相助。今胡弃如遗。相公答书言。不过别瑕疵。一旦尽遣散。哗然称我欺。怒下逐客令。旋禁华工来。溯自西学来。极盛推康熙。算兼几何学。方集海外医。天士充日官。南斋长追随。广译奇器图。诸器何伙颐。惜哉国学舍。未及设狄鞮。矧今学兴废。尤关国盛衰。十年教训力。百年富强基。奈何听儿戏。所遣皆卑微。部娄难为高。混沌强书眉。坐令远大图。坏以意气私。牵牛罚太重。亡羊补恐迟。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

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第109—114页。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年9月版。

李鸿章：奏请从优给奖美国回华学生及天津招募学习水师、鱼雷、水电、电报、医学生折*（附清单二）（节录）

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三日（1885年4月17日）

窃查同治十年七月内，前大学士两江督臣曾国藩会同臣奏请挑选聪颖幼童，赴美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以培人材而图自强，奏定章程，自同治十一年起，至光绪元年止，四批选送学生一百二十名出洋肄业，俟学成回华，听候派用，分别奏赏顶戴官阶等因，经总理衙门核准，复奏奉旨“依议。”钦此。该学生等先后赴美国肄业，除因事故撤回及在洋病故二十六名外，其余九十四名，均于光绪七年分作三批回华，头批学生二十一名均送电局学传电报，二三批学生内有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二十三名，其余五十名经臣札飭津海关道周馥会同机器、电报各局逐加考验，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

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迄今又逾四年,迭经月课、季课,并由臣屡次亲临考校,试以所习各艺,均能融会贯通,各有心得。据津海关道周馥查明各该学生当差年分、学业浅深,详请照章给奖前来。

臣查选募学生出洋肄业西学,培养人材,实为中国自强根本。惟事属创办,风气初开,该学生等童年应募,远涉重洋,学成回华,分派各处当差,均能始终勤奋,日进有功,迭经面加校试,考其所学。其习水师者,内如鱼雷一种理法最为精奥,洋师每有不传之秘,该学生等讲习有年,苦心研究,于拆合燃放修整诸事,皆能得法。此外水雷、旱雷燃放灵捷,驾驶、测量讲求精细。其分赴各营教习者,于外洋操法、阵法、口令,均臻娴熟,所教弁勇,颇有成效。其派值电报者,传递紧要军报,听夕从公,密速无误。他如步算、制造、医学诸大端,均能深明窍要,质诸西洋教习及泰西各国水师兵官,咸谓该学生等造诣有得,足供任使。该学生等现有派充营哨各官及管驾、教习、官医各项差使者,亟应量其技能,酌保官阶,给予顶戴,以式戎行而资策励。其天津所募学生,在水师、电报、医馆各学堂肄习多年,迭经考试,其学业之优者,足与出洋诸生相埒,自应一律保奖,俾昭公允。至中西教习各员,课导有方,始终不懈,其所教诸生既均学有成效,亦应择尤酌保,以奖成劳。为此酌拟奖叙,缮具清单,恭呈御览。仰恳天恩,俯念中国选募学生,肄习西学以图自强,实为目前当务之急,值此风气初开,粗有成效,准予照拟破格从优给奖,以昭激励,可为培养人材渐收实用之一助。

附 清 单 一

谨将拟保美国回华及天津招募学习水师、鱼雷、水雷、电报、医学各学生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计 开

候选县丞唐荣浩,拟请俟选缺后以知县用。

县丞銜黄开甲、朱宝奎、郭铭新，均拟请以县丞不论双单月选用；候选从九品张逢源，拟请免选本班，以县主簿归部选用。

文童林联辉、金大廷、何廷樑、周传谔、李汝淦、曹茂祥、梁普时、黄仲良、赵湘、吴仲贤、唐绍仪、周长龄、牛尚周、袁长坤、周万鹏、周传谏、陶廷赓、冯炳忠、陆德彰、方伯樑、唐元湛、梁金荣、朱锡绶、林联盛、潘斯炽、吴焕荣、程大业、盛文扬、柳汉秋、陈占鳌、顾景星、梁伦奎、樊兆瑛、李士焘、瞿开泰、李鑫祥、杨国屿、余柳堂、李荣光、张兆埙、郑麟杰、朱惠、梁荣芳、曾清鉴等四十四名，均拟请以从九品不论双单月选用，林联辉并请加六品銜。

候选从九品陈才镛，拟请加六品銜。

以上各生，现在天津、大沽、旅顺、朝鲜各营局办理翻译、机器、电报、医学、鱼雷、水雷等事。

补用参将刘恩荣，拟请以副将尽先补用。

都司銜补用守备山海路中军千总霍良顺，拟请免补守备，以都司尽先补用，并赏加游击銜。

蓝翎把总刘金元、军功方凤鸣、蔡廷幹、王良登等四员，均拟请以卫千总不论双单月选用，并赏加守备銜。

直隶督标左营千总阎钦，拟请以守备尽先补用。

尽先千总王涌泉、翟富春，均拟请免补千总，以守备尽先补用。

千总用尽先把总汪恩孝、陆孝旺，均拟请免补把总，以千总尽先补用。

军功陆锡贵、翁守瑜、刘冠南、陈兆锵、李联芬、何金成、刘昭亮、张玉明、张哲溍、翁祖年、张珍、沈叔龄、黎晋贤、俞英溥、吴敬荣、邝国光、陈金揆、沈寿昌、曹家祥、黄祖莲、黄裳吉、徐永泰、洪翼、孙庆成、叶瑞彪、汤金城、陈荣贵、唐荣俊、刘冠雄、林文彬、陈恩焘、郑文超等三十二名，均拟请以千总尽先拔补。

外委郑宝珍、杨起胜、王燕亭、姜瑞荣、潘明德，军功容耀垣、邓

士聪、李士元、卢祖华、宦维城、傅得胜、张以德、杨茂林、黄增奎、罗景隆、庄大有、杨成林、胜玖芳、周元祥、张国庆、吴应科、宋文翔、邝炳光、赵荣、潘长春、王敦厚、谭锡镛、徐振鹏、丁崇吉、李登瀛、左万金、梁普照、邝景扬、许启邦等三十四名，均拟请以把总尽先拔补。

军功杨万德、张成、刘恩、冯天生、胡永庆、杨开泰、杨秀龙、庞玉顺、侯文顺、周奎章、邝荣光、邝贤俦、吴仰曾等十三名，均拟请以外委尽先拔补。

以上各生，现在兵船、鱼雷、水雷等营充当管带、帮带及蚊船、练船、兵轮、雷艇各项差使。

附 清 单 二

谨将拟保中西教习人员，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计 开

候选道张席珍，拟请以道员分发省分归候补班补用。

知府用分发补用同知龚照珣，拟请免补本班，以知府分发省分补用。

候选同知顾元爵，分发补用直隶州知州罗丰禄，均拟请以知府分发省分补用。

候选州判张广生，拟请免选本班，以知县分发省分补用。

知州用直隶候补通判朱榦臣，拟请免补通判，以知州仍留原省补用。

大挑教谕吴树棠，拟请以知县分发省分补用。

候补县丞洪寿彭，拟请免补县丞，以知县仍留直隶补用。

洋员满宜士，拟请赏给三等第二宝星。

洋员马根济、璞尔生、洗木士，均拟请赏给三等第三宝星。

《洋务运动》（二），第167—170页。

学部：议覆北洋大臣奏请予詹天佑等四员出身折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1907年6月)

本年四月初九日，内阁钞出直隶总督袁世凯请将道员詹天佑、吴仰曾、屈永秋、邝荣光等四员给以各科进士出身，仍以原班选补一片。奉硃批“该部议奏”，钦此。原奏内称：“上年学部考试毕业回国学生，曾奏调道员詹天佑、吴仰曾、屈永秋分科校阅。查詹天佑于光绪四年，入美国耶鲁大学堂毕业，现充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局务。吴仰曾于光绪八年，入美国纽约大学毕业，现办开平矿务，兼办京张铁路煤矿。屈永秋于光绪九年，入天津医学馆毕业，现办北洋医学堂，兼办天津卫生总局。又查有农工商部矿务议员候选道邝荣光，于光绪四年，入美国矿务大书院毕业，现充矿政调查局华总勘矿师，会办临城矿务兼工程司。以上四员，虽已得有职官，尚未给以出身。该员等或曾为学部襄校，或现为农工商部议员，资望已深，自不必再令赴试，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詹天佑、吴仰曾、屈永秋、邝荣光四员，分别给以各科进士出身，仍以道员原班选补”等语。复准该督将该员等履历清册，咨送到部。臣等窃维历代取士，由唐而前出乎选举；由唐而后出乎科目，而并行选举之制。我朝列圣相承，取才不拘一格，设制科以登多士，行特典以待通儒。在圣祖仁皇帝时，梅文鼎以精天算，胡渭以精舆地，并拜御书匾额之赐。王兰生以性理纯熟，特赐进士。孙枝蔚以文学素著，恩予中书。在高宗纯皇帝时，顾震沧、梁锡珣则以经明行修，晋衔司业祭酒。钱大昕、陈厚耀则以文学天算得授内阁中书。至若博学鸿辞所甄录，献赋进书，所旌扬者，载在国史，得人为盛。我皇太后皇上罢除科举，规复学校，官师之途渐合，术业之径益开。臣等承流宣化，实守教育之官，将欲崇实黜华，宜有激扬之典。前奏定考试游学毕业学生章程，值遇试期，钦派王大臣校定等差，请旨给予出身，历经办理在案，一时周知。四国之士，躬与盛典者，皆荷登庸，

扬滞翹材,中外称盛。并据直隶总督袁世凯请奖詹天佑等四员,或游学有成,或专门名家,臣等亦知之有素。并据原奏声明,“该员等或曾为学部襄校,或现为农工商部议员,资望已深,自不必再加考试。”等语。惟是上年臣部奏请考试游学毕业生,声明嗣后每年考试一次,闻风兴起,就试必多,尤应延访通人,共襄试事。若膺校阅之司,遽为登庸之券,恐有志之士,必有远嫌引避,却聘以为高者,殊非臣部所敢出此。窃查臣等拟定学部官制,专门司职掌,有考核耆儒硕德,锡予学位一条,奏奉俞允。粤自道光以来,海禁递通,老成谋国如曾国藩、沈葆楨、李鸿章等,怀治病蓄艾之思,为取长补短之见,咨遣学生出洋,先后相望,其间研精一艺,蔚成绝业之家,讨论文典,沟通中西之径,已登仕榜、未遇特征,沉沦下位,表彰弗及者,所在多有,实非该督原奏所能尽者。至若列朝崇儒重道,稽古右文,流风所渐,兴感尤多。现今海内承学之士,如梅文鼎、王兰生诸人者,当复不乏斯选。应请飭下各直省督抚臣,广加延访,悬格以求。凡专门学成回国在十年以外,学力素优,复有经验者;以及耆儒硕彦,博通中外古今之故经师人师,众望允洽者,或臚举实迹,或征其著述。于文到之后,无论远近省分,限本年十月以前,咨送臣部汇办。即由臣部奏请钦派大臣,会同核定。择其著述卓然成家,成绩斐然共见者,由臣部带领引见,再行请旨赐予出身,以光大典。庶几楷模后进,矜式国人,于学术治术,关系非浅。如蒙俞允,即由臣部遵奉施行。

奉旨:“依议”。钦此。

《学部官报》24期。